見睫錄 一

見睫錄卷之一目錄

見睫錄卷之一

稟統

東方初無君長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下國人立之為君是為檀君國號朝鮮是唐堯戊辰歲也初都平壤後徙白岳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為神傳世不知其幾而享年千四十八年 東史

太白山今寧邊妙香山也昔有天神桓國釋帝庶子雄持天符三印率徒三千降于神檀樹下謂之神市將風伯雲師雨師在世代理時有一熊祝神願作人々遺靈艾一炷蒜二十枚使食熊食之三七日化為女每於檀樹下祝願有孕乃假化而婚之生子曰檀君以唐堯庚寅都平壤御國一千五百年周武王己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即移火藏唐京後還隱於阿

斯達山為神壽一千九百八歲娶河伯之女生子曰夫婁爲
會塗山遣夫婁朝焉三國遺事
以此言之降太白檀樹下者乃檀君之父非檀君也以其
生於檀樹下故稱檀君非降檀木故稱檀君也且唐堯後
歷年之數中國史書及邵氏經世書可考而知之自堯庚
寅至武王己卯歷一千二百二十年然則所謂一千五百
年壽一千九百八歲者其誣甚矣筆苑雜記引古記之說
云檀君與堯同日而立至商武丁時入山為神享年一千
四十八又云檀君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夫婁是為
東扶餘王至禹會諸侯於塗山遣夫婁朝焉今按堯之元
年乃甲辰則此稱與堯同日而立者與戊辰立為君庚寅
都平壤者抵牾矣其稱乙未入山為神者又與武王己卯

避箕子者吾看且堯之即位之日中國史書亦無可考則
又何以知檀君之與之同日乎檀君立國千餘年之間無
一事可考者而獨於塗山玉帛之會稱以遣子入侍者皆
尾雜肆誕不足信也權陽村應制詩曰傳世不知幾歷年
曾過千者似近之矣 業泉集

夫婁為扶餘王老無子祈嗣至鯤淵祭山川見大石相對而淚
恠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此天賚我令胤
養之名曰金蛙蛙傳子帶素為高句麗大神武王所滅 東史

楊山蘿井在慶州府南七里漢宣帝地節元年高墟村長蘇伐
公望見山麓井傍林間有白馬跪拜狀即觀之馬忽不見有
大卵剖之嬰兒出焉養之十三歲歧嶷夙成六部人以其生
神異立為君稱赫居世居西干人謂瓠為朴以大卵如瓠以

為朴姓西干者方言尊長之稱 上同

始林在慶州府南四里脫解王九年王夜聞金城西始林樹間有鷄聲遣太輔瓠公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松枝白鷄鳴於下王取來開視之有小兒姿皃奇偉王喜曰此天遺我也養之名閼智以其出於金櫝故姓金氏名其林曰鷄林因為國號諺傳閼智解胎時置剪子石有刀痕 上同

婆那國在倭國東北千餘里國王娶女國王女為妻有娠七年生大卵王以為不祥棄之女裹以帛并寶物置櫝中浮海至辰韓阿珍浦口有一老嫗開視之有兒遂養之及壯身長九尺風神秀朗知識過人以櫝始來有鵲隨鳴省鳥以昔為氏以解櫝出名脫解力學通地理為新羅南海王婿 上同

閼英井在慶州府南五里新羅始祖五年龍見是井右脇誕生

女兒有老嫗異之收養焉以井名之及長有德容太祖納以為妃有賢行能內輔謂之二聖（輿地勝覽）

北扶餘王解夫婁遷都迦葉原有人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舊都夫婁薨金蛙得女子於優渤水（太白山南）問之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有一男子自稱解慕漱者誘我於熊心山下鴨綠水邊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責我無媒從人遂謫居于此金蛙異之幽閉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隨照因以有娠生大卵金蛙棄之犬豕不食牛馬避之鳥覆翼之遂還其母裹置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骨表英偉七歲自作弓矢射之百發百中俗號善射謂朱蒙故名朱蒙（東史）

耽羅舊無人物三神人從地湧出今鎮山北麓有穴曰毛興是也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三曰夫乙那三人遊獵荒僻皮

衣食肉一日見紫泥封木函浮至東海就而開之有石函有
一紫衣使者隨来開函有青衣處女三及諸駒犢五穀種乃
是日本國使也吾王送此三女云西海中岳生此三人將欲
開國而無配匹使臣侍三女而来宜作配以成大業語畢乘
雲而去三人以年次娶之就泉甘土肥處射矢卜地日就富
庶十五代孫高厚高清等三人造舟渡海泊于羅界蓋新羅
盛時也太史奏曰客星見南方異國来朝之象也及厚等至
王嘉之稱厚曰星主以其動星像也令清出胯下愛如己子
賜國號曰耽羅國王遣太子末老朝麗太祖世々龍不爵 耽羅志
金海本駕洛舊國或稱伽倻後稱金官國漢光武建武十八年
三月建洛九干 干城之將 我刀汝刀彼刀吾刀留水留天神天五
天神鬼等禊飲于水濱望見龜旨峰有異氣就視之有紫纓

繫金盒而下開視有金色六卵圓如日輪奉置我刀之家翌日開視六卵剖殼為童子六人年可十五容貌甚偉衆皆拜賀童子日就岐嶷歷十餘日身長九尺遂奉一人為主生于金盒因姓金氏國號伽倻乃新羅儒理王十八年也餘五人各歸為五伽倻主首露在位一百九十八年薨於獻帝建安四年五伽倻高靈為大加倻固城為小伽倻星州為碧珍伽倻咸安為阿那伽倻咸昌為古寧伽倻（金海邑志）

長湍靈通寺洞有摩訶岬聖骨將軍康忠居康忠子寶育為居士搆木而居有新羅術士見之曰居此必大唐天子来作壻矣後生二女季曰辰義美而多智年甫笄其姊夢登五冠山而旋流溢天下覺而說之辰義曰請以綾裙易之姊許之辰義令更說夢攬而懷之者三既而身動如有得心頗自負唐

肅宗潛邸時欲遍遊山川以天寶十二載癸巳春涉海而至松
都抵寶育家宿爲見兩女悅之請縫衣寶育知其中華貴人
令長女應命才踰閾鼻衄而出代以辰義遂薦枕留期月覺
有娠臨別云我是大唐貴姓與弓矢曰生男則與之果生男
曰作帝建後尊寶育爲國祖元德大王辰義爲貞和王后作帝
建是王建祖也輿地勝覽云按一云非肅宗乃宣宗未知孰是
聖骨將軍名虎景九龍山天王也初自白頭山率九人遊獵而
未宿於山穴有虎來吼而不去十人議曰此必有由各持衣
物投之虎受將軍之衣將軍出而穴陷九人同歿虎變爲女
曰我居寡此山顧與君同理神政因婚爲由是名虎景而山
名九龍蓋本山精也將軍子松岳郡沙粲名江忠忠子郎元
德大王寶育寶育有女名辰義唐肅宗少封忠王東遊松岳

山禮八真仙至養子洞宿居士寶育家遂與其女辰義合生
景康大王名作帝建善射欲覲天子父寄商船至海中舟旋
流不去商人惟而卜之扶出置巖上舟行如矢俄有龍王出
息曰有老野狐時來乍現佛威紛誦妖經我即發頭痛難堪
願子彈神弓為我除彼景康如其言斃一矢龍王復出謝引
入宮裡妻以長女景康携其女來居松岳生四子二女其長
子麗世祖也龍女翕道詵指松岳曰此是種穄田因以為王
氏蓋俗號穄為王言其與王業也帝王韻紀
羅州錦江津北木浦上有虞富純富純子多憐居娶沙千年位
女生一女女夢浦龍入腹未幾麗太祖以水軍將軍出鎮木
浦望見洲上有五色雲氣至則女浣布太祖召幸之以側微
不欲有身遺於寢席女呼吸之有娠生惠宗面有席文世謂

之禑王於其地建太寺曰興龍前川名浣紗（輿地勝覽）

武珍（闡慶號）北村有一富人有女甚美謂父曰每有一紫衣男到寢交婚父曰以絲貫針刺其衣女從之至明尋絲於西北墻下針刺於大蚯蚓之腰女因有娠生甄萱萱父耕野母餉之置萱林下虎來乳聞者異之（輿地勝覽）

崛山下有良家女年大未嫁浣紗于井日光照腹歆然有娠因生子家人疑之置之氷上鳥覆之夜有瑞光射天収養之旣長祝髮為僧名曰梵日神通佚果妙化不測（名僧傳）

靈巖郡西十五里有崔氏園諺傳新羅時園中有瓜長尺餘崔女潜摘食歆然有娠彌月生子父母惡之置竹林數七日往見之鳩鷲來覆還告父母取養之及長祝髮是名道詵入唐傳一行禪師地理之法而還踏山觀水多有神驗後名其地

曰鳩林又曰飛鷲輿地
按崔惟清所撰玉龍寺碑謂詵母姜氏未知孰是一云母浣
衣川上有青瓜浮来食之有娠未知孰是
有一使臣夜入始興衿川號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人視之其家
婦適生男使臣取歸以養是爲姜邯贊仕麗朝顯宗官至門
下侍郎後宋使見之下拜曰不見文曲星久矣今在此云輿地
按以上諸條既荒恠難徵而且不係本朝事然皆溯本而言
之故不得不書惟我　列聖朝誕降時事不可混列於此以
重謹嚴之禮故敢別錄於符瑞若本朝諸賢事狀譜所引明
是實蹟錄之于此
圃隱母李氏有娠夢抱蘭盆驚墮寤而生公始名夢蘭生秀異
背上有七黑子如北斗形九歲夢黑龍升園中梨樹驚出視

之乃公也改名夢龍既長又改夢周 傳本
成三問生於洪州赤洞外家始生時空中有問者三故名 傳本
粟谷生時母申夫人夢黑龍騰于大海飛入寢舍小字見龍以
此也卒之夜家人夢黑龍自寢房穿過屋樑飛躍上天 狀本
吳楸灘允謙生時母李夫人夢三台星落于家前小峰及卒大
星自懷中飛去 集本
月沙李公於嘉靖甲子生於青坡里第將産有虎伏門外家人
奔避訖誕忽不見 狀本
李延平貴母權氏有娠夢異人授以玉尺曰當得佳兒又在甕
中慎勿開視俄而水滿甕中白龍蟠其中以丁巳生公以盈
龍爲小字 傳本
白沙李公始胎母夫人病羸懼不克解投毒藥卒無他既生右

脇連肩背脔黒不成肉理二日不乳三日不開眼五日不啼
我國人才倂於中華王思禮王毛仲高仙芝金可紀皆出東韓而顯名中國崔孤雲牧隱父子最有名於中原金生與王羲之同時李奎與蘇子瞻同時六臣與方孝孺諸人不相遠而至宣廟朝可謂盛矣簡易之文章石峰之墨妙金醉眠提之畫格李舜臣宋象賢趙憲諸人之死節非但無愧於中華亦且有勝豈東方山川氣數之鍾於人者暗符於中國而然歟 漫錄

符瑞

檀君後唐堯二十五年而立我 太祖亦後明 太祖二十五年而興自唐堯元年甲辰至明太祖戊申三千七百二十五年自檀君元年戊辰至我 太祖元年壬申亦三千七百二

十五年聖神之作天意不偶東史

我東雖小歷代之興與中國合唐堯之時檀君並立武王之世箕子受封炎漢初起衛氏都平壤當塗將興公孫據遼東新羅真德女主當武后之世五季亂熄三韓統合明皇帝御宇
我 太祖即位東方氣數與中國符也星宿分野相同故如此云稗史

赤島在慶興府南四十里周十二里 穆祖在斡東時女真諸千戶宴會 翼祖亦如之後威德日盛人心皆歸諸千戶忌而謀害謬告曰吾等將獵北地請停會二十日過期不來
翼祖親往奚關城道見一老嫗戴水桶而來 翼祖求飲嫗洗椀盛水以進因曰公不知乎此處之人謀害貴官威德可惜 翼祖即返使家人乘舟順豆江而下期會赤島自與孫

夫人至滲峴望見斡東之野賊將騎馬彌滿先鋒數百人幾
及之　翼祖與夫人走馬至海涯自岸至赤島水廣可六百
步本無潮汐深不可測所期之舟亦不到無如之何水忽自
退與夫人共騎一馬而渡從者畢渡水復大至賊至不得渡
而去北人至今稱之曰天之所遺非人力也　翼祖遂陶穴
而居其基至今猶存後還居德源府 權陽村健元陵碑文

赤池在慶興府南十里　慶度祖年少時白龍見于夢曰君善射
者也吾此地所主白龍也黑龍欲奪我池君可來射否　度
祖明日持弓矢往池邊有兩龍相戰而不知主客退歸其夜
復夢曰君何不射乎相戰之際後來者黑龍也明日往見後
來者一發中腰客龍流血滿池故謂之赤池又謂射龍淵自
赤池南距五里有屈伸浦黑龍中箭屈伸而去故稱之 祖鑑

太祖在潛邸時有僧踵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書有
木子乘猪下復整三韓境之句(太祖誕於乙亥故也)使人迎入則已去
尋之不得又德源府大樹枯死累年先開國一年條達數榮

上同

太祖將諸道兵十萬攻遼陽渡鴨綠江屯威化島亡卒相繼於
道卒耦命所在斬之不能止　太祖乃諭諸將曰若犯上國
之境獲罪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盍與卿等見王陳禍福
除吾側之惡以安生靈乎乘白馬御彤弓立岸上使諸軍畢
渡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安有如此人乎時林霖潦數日而水
不漲及師渡岸大水卒至全島墊沒人莫不神之 上同

太祖之在龍潛也出入將相數十年間符瑞之見前後駢臻其為
相也夢有神人執金尺自天而授之曰慶侍中復興清矣而

已老崔都統瑩直矣而少戇持此正國非公而誰夏禹玄圭
之錫周武協卜之夢可以追配矣其爲將也庚戌之攻兀羅
兵踰鴨綠而紫氣滿空庚申之捷雲峰師出長湍而白虹貫
日漢高芒碭之雲氣宋祖陳橋之日先亦可以儷美矣戊辰
之歲爲崔瑩之逼攻遼陽也外不敢犯上國之境内不敢違
暴君之令進退維谷師次威化之島霖潦數日水不甚漲
及其仗義旋師大水時至全島墊沒光武滹沱之水元祖錢
塘之潮皆不得專美矣九變圖之局十八字之說自檀君之
世已有歷數千載乃驗有異僧得異書于智異巖石中與上
所謂出於檀君之世者相合此亦光武赤伏之符類讖緯之
說雖云不經亦理數之或有眷佑有德信有徵也豊沛錄
太宗在松都楸洞潛邸己卯九月天欲曙而星稀有白龍見于

寢室之上大如椽光彩燦爛尾蜿蜒頭向御所侍女金氏夢敬
妣之坐簷下見之俄而雲陰不知所之祖鑑
太宗王妃誕　世宗妃夢　太宗抱　世宗坐於日輪中未幾
太宗即位　世宗又承上統同上
光海戊申後　仁獻王妃具氏夢　宣祖謂曰而家當有受命
而生者仍賜玉璽曰持以付之諭予訓誡妃拜謝請問曰克
勤新政鎮昌東國同上
仁祖未誕日者占之曰某日當生而貴不可言其誕日紅光賑
耀異香滿室具妃之母申氏夢赤龍見於右側又有人書諸
屛兩行八字二字則朦朧而曰貴子喜得千年夫人欣然而
寤已誕矣同上
孝宗生于鄉校洞潛邸是夕白氣三條飛入寢室凝着西牕似

烟非烟見者異之同上

孝廟在潘時相人見而竊謂曰真王者也及八歲一日困眊卧忽有五色之氣凝滿寢室壁間有龜出頭而體甚巨王疑夢諦視之非夢也同上

肅廟之未誕也 孝宗夢見明聖王后寢室有物覆以衾開視之龍也覺而喜甚曰此得元孫之佳兆也預命小字以待之果於辛丑誕同上

山川附道里

睠彼東國朝家外藩西限鴨綠東接桑暾天池殆其南户靺鞨為其北門其袤也道里二千延則有倍視古也國封三四今則獨存盖惟不蹈前人之覆轍所以獨蒙昭代之深恩也董越朝鮮賦

檀君初立命彭吳治國內山川以奠居民今春川牛首川有彭吳碑東方遺事

箕子見國內山川頑悍風俗勁剛以柳樹性柔悉令民家種柳故平壤一名柳京以此至今西邊多柳樹云平壤志

高麗穆宗五年有山湧出南海中山開四孔赤水湧出五日而止水皆成石十年瑞山湧出海中雲霧晦冥地動如雷凡七晝夜開霽高可百餘丈周四十餘里無草木煙氣冪其上望之如石硫黃今屬大靜縣東史

道詵入唐學於一行得其神術及還本國一行謂曰聞三韓山水多背馳故一九之地分為三韓干戈數興變亂屢起誠由山川血脉不調之病也我將使為太平之地使詵盡畫山水以來見之曰山川若此宜其然也即圖中點三千八百區曰

人有急病尋得血脈則病愈不死矣或建寺立佚立塔如人之鍼灸名爲裨補也（今石佚浮屠多在即其時所建也）仍曰汝國青木下有王姓明年生貴子將統三韓詵遂還建五百利訪青木下果有王隆家一見如舊共登鵠嶺尋山水之脈曰此地自脈白頭山水母木幹來作明堂君又水命宜從水數作字六六明年必生貴子宜名王建建終爲麗祖封詵國師（三國遺事）

我東山川與中國彷彿者多燕代近朔而亘滿隣靺鞨閩浙通臺而萊州接馬島東有海鹽之利即一青齊南稱魚稻之饒足比吳會忠州之莫喜樂恐有愁即中國之瞿塘灩澦端川之磨天磨雲即中國之太行孟門也人物亦多相似者忠義道學與世同符此其所以小中華也（筆苑雜記）

白頭山在富寧府北四百五十里盡據千餘里上頭有十二峰

四圍如屏亂石削成中虛為一大澤周可四十里（東史云八百里）自
上峰俯視百餘丈下方有水倒懸如削不可壓臨山無草木
石色或青或白或赤四時有雪故名白頭云澤之乾方凹下
作水口此為混同江源此外無水門鴨綠江發於峰之右三十
里下始發源豆滿江發於峰之左九十里下始發源（北関志南流為鴨綠東流江為豆滿江恐失實）北甑山在寅方南甑山在卯方蘆隱山在乙
方寶陀山在巽方小白山在丙方長白山在未方我國諸山
皆自崇一峰落來走二十餘里為左右小峰是為分水嶺又
十餘里為臙脂峰狀如拳氣勢緊端仍南落為小白山又南
落為枕峰仍作虛項嶺自虛項嶺為緩項嶺蓋自上峰距小
白山百餘里自小白山距緩項又百餘里自緩項分為三枝
稍西為三甲為厚峙嶺薛罕嶺仍走関西稍東為茂山嶺為

關東三南之根脚稍南為長白山山勢甚大横亘鏡明吉三邑仍為磨天九阫為中路山川之中祖自東北落一枝為先春嶺（北征錄）

先春嶺在豆滿江七里尹文肅公拓地到此城公嶮鎮立碑於嶺上刻曰高麗之境碑四面有書皆為胡人剥去 肅廟壬辰穆克登出来改定地界遣重臣方伯更審移定内界（同上）

豆滿江源出白頭山廣不過十餘武歷東良北斛地阿木阿愁州童巾多濕速獐等處至會叱家南流沙次麻島分流五里許入海女真語謂萬為豆滿衆水會流故名萬祀典祭北瀆神於此（北闕志）

我國諸山皆發源於白頭山自磨天鐵嶺而南為金剛五臺太白至智異而盡為南師古嘗言白頭山脉不應到此而止當

隱伏海中為日本諸島云其說有理濟州漢拏山亦其一也芝峯類說

長白山在鏡城府西西北距冷山千餘里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黑水發源於此即混同江云五六月雪不銷故云長白遼志

龍堂在慶源府東四十里江邊有東林山城城内有大井井上有古址礎砌猶存朝廷歲祭豆滿江神堂之南諸鎭羅列又其南即訓春江也豆滿中裂大野橫分眼界奇壯欒泉

八池在慶興府西三十里撫夷堡下廣野之中八池相連有五色蓮花乃胡地也此邊又有八池比彼差小登煙臺遠望地盡之外又有瑟海青黑之色與天相接此上同撫夷萬戶言邊八池有黃色蓮花嘗目見之云

城津在磨天嶺北一支東馳斗入海中如熨斗形萬歷丙午設鎮其地三面浸海後一面連陸而東門之東望海亭坐見朝日之昇最高處有樵樓即倚劒亭盖其地形四面斗絶人不可附足兀然特立於鯨波噴薄之中歷千刧而無崩圮之患如在六鰲之頂儘是北路崇一關防 北征錄

侍中坮在北青利城境臨海斗絶爽豁無對尹侍中瓘平戎時駐節處 同上

北路峻嶺鉄嶺以後又有咸關磨天磨雲可為北路雄關而其險遠可作伯仲鉄嶺南邉平夷不知險高而北則斬絶峻急走下者幾二千餘里而始得平地關東楸池嶺五塞嶺亦然 同上

咸興一區襟帶宛然明秀平隱為一路之最真是龍舊地興二

宮六陵欝〻葱〻靈氣之所鍾也曰本宮曰祭星坦曰廣浦
曰一遇巖曰龜景臺曰白岳瀑布曰金水窟諸奇擅美通明
無比豈沛屠販可為侯王南陽故人無非將相山川之炳欝
亦何異於此者驪泉集

龍興江在永興府古名橫江其源有四一出馬踰嶺一出艾田
一出洑流水一出陽德縣至邑城東北為此江　度祖桓
祖宅于是而　太祖誕生此地以龍興名焉東史

鶴浦在安邊府七十里浦之北鳴沙數十里因風成紋或細或
大如素錦沙峯斗起望之如雪堆有時風起則飛沙如流而
峯之高不減不增是可異也浦之周圍二十里水面如鏡沙
峯之西有小青峯臨水上有松檜藤蘿號稱元帥臺盖古為
島而今為陸浦中又有一点小島名曰栗島亭〻獨立四面

殘山若斷若連蒼翠玲瓏如彩屏浦之入海處僅容一船而
波濤壅沙塡塞浦口海船之出入於浦中者或通或礙未知
楊子之金山西湖之孤山較此何如也雧泉

國島在鳴浦白沙峯之東乘船入海十里許到島島之體勢三
面高一面低低處可以舶船而水際白沙如練海棠翠竹盡
被一島移舟繞島而東石勢漸高或數十丈或百餘丈而泥
石皆條分束立四面方直如繩而劃稍南有小窟波濤噴薄
深黑不可測撑舟而入僅一疋長窄不能容舟仰視窟上丹
砂隱石露於罅隙以船竿上刺之点点落下又轉而南石勢
尤高巉巖嵒崒蓋島之四隅束立之石或折或落雖有長短
之不齊而削成四面大小如一窟中之石亦如之固天下之
絶景豈山勢自北來漸近金剛其磅礴淸淑之氣先漏於玆

地而鏡浦叢石皆支流餘裔之所成者耶同上

中國之東海即我國之西海其有潮汐固也我國之東海本無潮汐是理外難知之事而歷世無論卞者中國之人未嘗見我國東海故也揭生萬世乃東海居人也嘗曰北海之水自北而流下至東海日夜不止故雖風靜之日波聲遠聞長流之水無潮汐無足怪也芝峯類說

地不滿東隅其不滿者即氣有所不足不足故水有所歸趨而不得不隨氣而竭氣不足則有竭竭則散當其散處水亦因而盡矣誰能斡回已散之氣轉成方脹之勢而附著許多趨下之水以為之潮乎故東海之無潮汐氣竭而然白沙小記

薛罕嶺在江界南二百六十里即咸興府界　太祖欲絶北元

自東北面踰草黃嶺行六百餘里至雪寒嶺即此也輿地

狄踰嶺在江界東北二百六十里即長白山西麓為西北雄関自薛罕嶺落来幽深險遠嶺南北五十餘里至鴨江邊幾三百里又有長安崖玄崖皆是鳥道可比中國之劒閣也西征錄

妙香山一名太白山乃檀君初降之地在寧邊府東一百三十里穪亘桉數百里與遼陽為界山之大莫之與比即長白之所分媡

義州南四十里有太祖峰犒軍川駐蹕山　太祖威島回軍時築壇于峰頭犒軍于川上駐蹕誓師故名李如松壬辰到九連城下望見我國山川穪美之翊業中興皆從此地而成山川之勝可驗鑨灣

鴨綠江在義州西北一云龍灣其源出白頭山南流數百里經

咸鏡道界又過本道至州北分為三派一南流為是江水色青似鴨頭故名按類纂黃河與鴨綠夾北幹龍盡於遼海又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其所謂鴨綠似發源於中國之西北抵於東北且我國鴨綠其大不與黃河長江可比則恐非類纂中所謂鴨綠而勝覽及地理誌引朱子說曰女真起處有鴨綠江此則似是此江今并錄之(東史)

九龍淵在義州北八里諺傳哈丹指丹兄帝居淵上戶長金裕幹欲以計逐之哈丹等欲渡江而逃無舟楫於江北近邊洸鐵牛立之又以鐵鎖著南泥巖石間連亘牛背作浮橋以渡永樂築城時令善泅者取鎖鐵為城門鑰其鐵牛則淪沒泅(輿地)

大同江在平壤府東一里一名浿江其源出寧遠郡一出陽德

縣至府城東爲是江鴨水卽今之鴨綠江也而按馬史修遼東古塞至浿水爲界則浿水指似鴨江也唐書平壤城漢樂浪郡也隨山屈繚爲郛南崖浿水則指今之大同江也又麗史以平山猪灘爲浿水則三處皆稱浿水而古今的傳者大同江也箕子施八條敎人民歡悅以大同江比黃河水作歌頌以祝之同上

以古史考之自平壤至浿水不遠然則似謂淸川江或鴨綠江以唐書推之似指大同江以百濟疆域推之當爲臨津或漢江以麗史推之當爲猪灘諸書之錯如此誠難決定一處余曾見一書云朝鮮之水皆稱浿猶中國北方之水稱河南方之水稱江其言稍有理 鰈泉

淸川江在安州西北城外一名薩水源出妙香山高句麗時隋

兵敗沒於此東史
沸流江即卒本川在成川府西其源一出陽德一出孟山至府北合流歷紇骨山下為此江山底有四石穴水從穴通流西沸騰故名與慈山郡禹家淵合入于大同江輿地
平壤山水絕勝牧丹山為主鎮端緊明秀同上
乙密臺在錦繡山頂敞豁明麗又稱四虛亭同上
麒麟窟在平壤城外有九梯宮內浮碧樓下東明王養麒麟馬于此後人立石誌之世傳王乘麒麟馬入此窟中出朝天石昇天馬跡至今在石上同上
綾羅島在平壤城外大同江二水中分之間望見數百里小峯點點如畫錦征
青流壁在平壤城北大同江上巖石直聳立萬仞搏攫刻畫貫盡

千百奇巧同上

李相國浚慶為平安監司與客登陽春臺吟賞江山曰必聖人然後可以都此若下聖人一等對此勝槩必耽樂荒淫喪亡必矣平壤志

明使朱之蕃自練光亭乘船溯流而上登浮碧樓歎曰此小金陵也在小邦故曰小其實勝金陵也仍書第一江山四大字扁之亭額同上

金黃元登練光亭欲賦詩只得長城一面溶〻水大野東頭点点山一句苦思終日未得足成向夕痛哭而還輿地

平壤城中舊無井萬曆辛卯監司權徵掘井過數丈不得水乃有大盤石鑿石而泉出中有鮒魚及蓮子其理不可知術者言地理平壤城為橫舟形鑿井則有禍明年倭寇至井水味

苦不食類說芝峰

洞仙嶺在鳳山郡四五里橫亘大路險截十分又有重嶺二嶺之間可容數千軍馬若誘賊引入而擊之如魚入罾口也西征録

九月山在文化縣西十里雄盤於長連殷栗之間即阿斯達山即檀君末年之所入也東史

首陽山在海州府東五里山上有城稱孤竹君遺址故以首陽孤竹為州之號而孤竹者夷齊父所封之國首陽者夷齊叩馬後餓死之地則兩地之非一處明矣今首陽之稱為孤竹遺址者其傳會誣罔甚可笑也且地理志云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古今傳記之難信如此非徒東國也中國亦然馬融曰首陽在河東蒲坂曹大家

幽通賦曰首陽在龍西戴延之西征記云首陽在洛陽東北偃師縣說文云在遼西正義曰在岐陽西北清源縣又豈非不可信耶 蘗泉

玉溜泉在平山西四十里葱秀站之前川上絶壁無甚可稱而朱之蕃書玉溜泉三字故至今有名但有泉下澄潭綠淨可愛 西征

青石谷在金川南松都北兩山矗立中通東峽長可四十里險絶無比丙子之變胡酋慮有伏兵欲斬其將龍骨大龍曰鮮人决無敢設伏者若有一卒當被失導之罪及入谷果無伏汗大喜而過 丙子

天磨山在開城府北諸峰嶒崪拄天故謂之天磨 東史

松岳在開城北五里初名扶蘇或稱鵠嶺或稱神嵩新羅監干

苦不食芝峯類說

洞仙嶺在鳳山郡四五里橫亘大路險截十分又有重嶺二嶺之間可容數千軍馬若誘賊引入而擊之如魚入罾口也西征錄

九月山在文化縣西十里雄盤於長連殷栗之間卽阿斯達山卽檀君末年之所入也東史

首陽山在海州府東五里山上有城稱孤竹君遺址故以首陽孤竹為州之號而孤竹者夷齊父所封之國首陽者夷齊叩馬後餓死之地則兩地之非一處明矣今首陽之稱為孤竹遺趾者其傳會誣罔甚可笑也且地理志云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古今傳記之難信如此非徒東國也中國亦然馬融曰首陽在河東蒲坂曹大家

幽通賦曰首陽在龍西戴延之西征記云首陽在洛陽東北偃師縣說文云在遼西正義曰在岐陽西北清源縣又豈非不可信耶（藥泉集）

玉溜泉在平山西四十里葱秀站之前川上絕壁無甚可稱而朱之蕃書玉溜泉三字故至今有名但有泉下澄潭綠淨可愛（西征錄）

青石谷在金川南松都北兩山矗立中通東峽長可四十里險絕無比丙子之變胡酋慮有伏兵欲斬其將龍骨大龍曰鮮人決無敢設伏者若有一卒當被失導之罪及入谷果無伏汗大喜而過（丙子錄）

天磨山在開城府北諸峰嶒峍拄天故謂之天磨（東史）

松岳在開城北五里初名扶蘇或稱鵠嶺或稱神嵩新羅監干

八元善風水曰若移郡山南植松不露巖石則統合三韓者出矣所謂鵠嶺青松者此也尹紹宗詩蒼蒼萬古扶蘇山許琛詩扶蘇王氣欲沉淪者此也或以為扶餘舊墟可笑谿峰

朴淵在松都大興洞中瀑水五十七丈可為我國瀑布之宗絕壁倒瀉宛如白虹映空飛雪濺砫雷奔電激聲震天地高麗文宗遊此忽風雨大震李靈幹作書數龍之罪投于淵龍乃出脊遂杖之淵水盡赤又諺傳朴進士泉吹笛淵上龍女感之引至淵邊負入水中為夫婦淵之名朴實以此也云松京雜記

禮成江在開城西三十里高麗朝宋於此裝船故謂之禮成江東史

三角山一名華山在京城北十里自平康分水嶺至楊州道峰又為三角山三峰削立故名為京都鎮山輿地

白岳山在京都景福宮北即主山也從三角山十里南來突兀奇秀特立半空（東史）

木覓山舊作木密漢音密覓同有詔使書作木覓遂仍之（夏藝集）

即京都南山陡起盤紆若浮修眉西有蠶頭峰（東史）

峰燧一應楊州峨嵯山乃咸鏡江原之烽二應廣州穿川嶺乃慶尚之烽三應毋岳東烽乃平黃陸路之烽四應毋岳西烽乃平黃水路之烽五應楊州閑花山乃全忠海路之烽毋岳東烽應高陽所叱達山西烽應高陽烽峴（輿地）

漢江古稱漢山河麗稱沙平渡俗稱沙里津源出五臺山至忠州西北合達川至原州西與安昌水合至楊根西與龍津合廣州為度迷津為廣津為三田渡豆毛浦　漢江西流為露梁龍山西江至襟川北為楊花渡楊川北為孔巖津交河西

與臨津合為蟹巖津至通津為祖江入于海 輿地

都城水味以於義洞宜城尉宅中水為第一 成廟封其井汲取以進謂之御井後還賜宜城故刻賜井二字於井甃石上至今猶存壬辰天將之來皆以此井為第一日汲以飲 謏峰

臨津在長湍府南三十七里源出安邊府界經伊川安峽朔寧至漣川西為澄波渡至積城北為梨津遂過長湍至交河北為洛河與漢江合 輿地

磨尼山在江華府南二十五里傳檀君所築祭天之處 東史

俗離山在報恩縣東四十四里九峰突起亦名九峰山新羅時躋中祀山頂有文藏臺高不知幾仞廣可坐三十人上有坎如鑊中有水混混旱不縮雨不肥分為三派東流為洛東江西流為達川南流為錦江山下有九迷八橋之號山之兩虎

望之遥〻疑其地盡而至則又望遥〻如是九轉而乃抵法
注寺故名九遥中一水回互八渡〻每有橋岕一曰水精橋
橋上有飛閣人從閣中行今則閣廢 輿地
鷄龍山在連山縣北我 太祖即位欲移都山南始役而中止
至今號為新都 東輿
丹丘峽在丹陽郡峽盡而南入得雪馬洞〻幽崖高白石清湍
東出長林驛右轉溪而入過舍人巖北走徑小渡過棲鶻巖
迤東而入有巨石三峰岌然於水中過三智灘花灘峰巒如
盡峽門對坼水積其中泓涵凝碧如鏡新羅即龜潭也南有
玉筍峰 退溪集
屏風山在清風郡山有二穴方二尺許風氣甚冽六月猶寒名
風穴穴中空曠深不知幾里攀緣而入以火燭之石縫多有

石髓可食取出穴外堅凝為石芝峯說

白馬江在扶餘縣西源出俗離山與珎錦茂朱之水合至沃川為判江燕歧為合江亭公州為錦江至扶餘為是江〻渚有一石上有龍攫之迹世傳唐將蘇定方攻百濟臨江欲渡忽風雨大作術者謂江龍護國定方以白馬為餌釣出一龍須臾開霽遂渡師伐之故江曰白馬石曰釣龍臺又有巨巖在釣龍臺西義慈之亡王宮諸姬奔迸登巖自投于江故名曰落花巖媡

自溫臺自落花巖順流而西有怪石跨水可坐十人諺傳百濟王游于此巖則巖自溫故名輿地

天政臺在扶餘北十里江上有巖如臺諺云百濟時欲拜宰相則書其名封置巖上須臾取着名上有印踏者為相故或稱

政事巖 同上

完山在全州南特一矩峰而一州以此得號盖自古興王之地龍盤虎踞佳氣欝怱此州山川秀麗形勝寬厚實周之邰豳漢之豊沛云 豊沛錄

乾止山在全州北六里最欝葱一州雄鎮也 輿地

荒山在雲峰縣東十里八良峴之下溪上有大石濶數丈世傳太祖克倭寇於此斬阿只拔都血流石上至今不滅故名曰血巖壬辰巖血流而倭寇至恠哉 同上

月出山在靈巖郡南五里人稱小金剛又稱曹溪上有九井旱不渴井邊有三石周可十圍其重雖千百人似不能動而一人搖之則欲墜不墜故稱靈巖之郡名以此也 同上

德裕山在茂州長水安陰之界盤據百餘里極以雄巨 同上

無等山在光州東十里一云瑞石山〻西陽崖有石株數十高可百尺山之名以此也欲雨欲晴山輒鳴聲聞數十里同上

黒山島在羅州宋史自明州定海縣遇便風三日入洋五日抵黒山云以此知我國南邊與中國之江浙只隔一海而近芝峯說

漢拏山在濟州南二十里以雲漢可拏引也一云釜岳上頭有池貯水徑數百步峻極于天雄據數百里由大靜有鳥道人從樹間攀而上若噓呼雲霞晦冥咫尺不辨五月積雪猶在八月可襲裘登其頂可瞰老人星云耽羅東溪集大星浮海數尺小星從焉天明乃沒云

登漢拏山絶頂四顧滄溟俯視老人星指點月出無等諸山可謂奇絶如太白所云雲垂大鵬翻波動巨鰲沒者惟

此可以當之偕吾羈因勢不能耳然男兒落地橫截巨溟足踏此異區目覩此異俗亦世間奇壯事蓋有欲未不得欲止不覺者似亦有數前定何足歎焉 仲庵記

太白山在安東三陟之間新羅時為北岳躋中祀重峰疊嶂環擁杰立山有黃池其水穿山南流為洛東江之源崔誐記曰天下之名山三韓為多三韓之勝東南為最東南之巨者太白為首為棟

南師古每過嶺南望見文殊小白兩山則輒下馬再拜從者怪問之答云嶺南人才稟此山之精氣兩輩安出得不敬拜 仙槎志

伽倻山在陝川一名牛頭山麗朝將興崔致遠上書有鷄林黃葉鵠嶺青松之語羅王惡之公即帶家隱於伽倻之海印寺

吟風瀨泚筆巖紅流洞皆在此攢峰四時怒浪噴風聲如陣
馬巨石臨溪苔蘚不蝕滑如磨礱可施鉛毫贊成姜希孟南
游至此曰有地如此豈無其名乎 輿地
智異山在南原河東之間盤據胡嶺十餘邑高二百里一名頭
流白頭之脉流至此故云一名方丈通鑑註云方丈在帶方
郡之南是也新羅爲南嶽躋中祀東之天王峰西之般若峰
最高山腰或有雲雨雷電而山上則清明諺傳太乙居其上
羣仙之所都會龍象之所窟宅 輿地
楓岳蓬萊也漢拏瀛洲也智異方丈也中國人願生高麗
一見金剛云云 杜詩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註曰方丈
在帶方郡之南帶方卽南原也 芝峯
山有青鶴洞舊有青鶴故名有俠少投石傷翅鶴由此不

來壬辰之亂蓋見機而作也
絶影島在東萊南二十里有牧場甄萱獻絶影馬於麗祖後聞百濟亡之讖悔而請還王笑而還之
對馬島舊隷雞林未知何時為倭人所據自釜山水路六百七里島中分為八郡土瘠民貧以煮鹽捕魚為業
文筆山在安東南二十里世傳新羅金生學書於此
西泣嶺在寧海東四十里為一道迎送之地俗傳大小別星初踰此嶺必有凶事人皆避之孫舜孝為監司直到于嶺上削樹書詩改為破惟峴權五福詩曰未必貪泉誤飲之休將名字駭無知區〻破惟還堪惟泣嶺須刊墮淚碑
恭儉池在咸昌南十里衆山自西北望水而馳臨水止下有澤其大莫比其始也水盛功莫就用人并築之乃成仍以其人

之名〻之周萬六千六百四十七尺實在咸昌而尚民灌之
四山八水草溪郡形勝也四面皆山而諸壑之水八派縈紆云
苞山在玄風新羅時有觀機道成二僧同隱山中相距十餘里
　成欲致機則山中草木皆南偃機欲致成則草木皆北偃
鰲山在清道南二里有一谷名曰高沙洞天將風雨先期而鳴
　雲入洞則雨出洞則風太鳴即日驗小鳴二三日驗
鳴旨島在金海南四十里將大風雨則鳴聲如雷如鍾若在此
　島聞之其聲又遠未知鳴在何處
氷山在義城中有石穴〻口三尺為風穴在巖下立夏後氷始
　凝極熱則氷堅雨則氷釋春秋不寒不熱冬則暖氣如春謂
　之氷穴義興華山亦有穴每夏氷結甚寒云
壬辰之亂賊出尚州以過險為憚聞慶南十里有古城曰姑母

據左右道交會處而兩峽如束中盡大川路出其下賊恐有伏再三覘之知無兵乃歌舞而過其後李提督如松追賊過鳥嶺歎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摠兵可謂無謀矣

壬辰天將出来到安東見山川秀麗問曰此地當出天下名人未知誰是邑人以金方慶對天將曰此一國名人非名天下者物華天寶亦是當地靈人傑未知有何奇產否曰此地人善織龍文席一國之最而亦歲貢天朝未知此應地理否天將歎曰然凡物名天下者非寶而何山川明麗以此故也葉泉集

金剛山在淮陽府東一百六十里或曰皆骨或曰楓岳山凡一萬二千峰巖穀骨立東臨滄海有日出月出二峰俯見日月之出又有萬瀑洞百道流川瀉出谷中至寶德窟下驚湍如

瀑飛散珠雪噴薄而下晴晝欲暝其大者十二層小者不可
勝計故萬瀑洞（東史）
山水之勝最稱東國獨金剛大名於天下竺書之所記載
元帝之所捨施　大明高皇帝之所歎異處天下之絕域
而聘天下之雄名何其異也（退溪集）
金剛關東名山也峯巒洞壑無非石望之如潑墨岩棲者
皆以客土埴罅隙然後種蒔花果玉堂田致儒詩曰草木
微生虎首髮烟霞半掩担肩衣兀然皆骨獨孤潔應笑肉
山都大肥以山之東南為外山西北為內山（小華詩評）
李西河敏叙嘗曰海山金剛第一江山四郡第一溪山永平第
一有見之言也（晦隱集）
天磨之馳驟如五陵年少輕裘快馬衝雪行郊智異之雄偉如

陽翟大賈資貨累萬意欲無窮七寶之詭惟如牛渚燃犀群
惟畢露鵝龍之明朗如杏壇春風四琴点瑟伽鄉之鶴奴如
漢濱游女心志貞淑三角之矗立如夷齊棘㣲志節難及白
巖之清絶如雲樟山陰幽興難禁寶蓋之幽邃如董生讀書
十年下帷烏棲之孤秀如西湖處士詠梅吟詩金剛固無能
名焉同上

五臺山在江陵府西一百四十里東滿月西長嶺北棋𧗾北象
王中智爐五峰環列大小均敵故名　世祖幸関東駐輦洞
口取陳祉等十八人輿地

五臺現於佛書名於天下高僧梵日生於斯慈藏寶川僧
道於斯義相元曉往来於斯𪇘溪

大関嶺在江陵府西四十五里自長白山逶迤而南蟠據東海

之嶺者不知其幾里而此嶺最高有徑縵迴山腹凡九十九曲 輿地

所隱栖伊山在江陵府北六十五里昔有樵夫登山望見洞中茅屋叢蹊溪邊濯衣下山尋之雲嵐滿谷不知其處 同上

鏡浦臺在江陵府東十五里浦周二十里水淨如鏡不淺不深西岸上有臺々上有煉藥石臼浦有板橋曰江門橋々外竹島々北白沙々々外萬里滄海最奇勝

三日浦在高城北七里重峰合抱内有三十六峰洞壑清幽松石古奇昔四仙遊此不返三日故名峰北崖石面有丹書六字曰永郎徒南石行其上卽四仙亭也浦之南有埋香碑存撫使金天皓與山僧志如埋香木于沿海各官志其地與條數立碑焉

永郎湖在杆城南五十五里周三十餘里汀回渚曲巖石奇怪是永郎游賞處

掛鍾巖在高城南十里有高峰千丈枕海峰頭有巖如屋内面擬々如蟲食狀中可坐數千人諺傳五十三佛自月氏國泛海到泊峰下俱坐巖中巖北又有巖如柱戴盂石諺云懸鍾處

金幱窟在通川東二十里廣七八尺深十餘步幽暗有風不可到諺傳觀音真身常住處

侍中臺在歙谷縣北七里修嵐逶迤東蟠三面皆大湖汀回渚曲外周大海青松夾路有七島穿島卯島竿島澧島石島松島白島森列海中臺之舊名七寶　世祖朝韓明澮以巡察登覽拜相之命適至取名志喜云

風穴在旋善大陰山巖石閒置氷其下經夏不消又有水穴南江水至此入池中至毛麻村出爲又有石穴距平地上百餘步路甚隘村民入此避倭各官文籍亦藏此免兵火（同上）

温泉無處無之而平山温陽延安伊川高城東萊最著吉州陽德又有之東萊之井可熱鷄子甃石四隅立銅柱至今猶存世宗大王有眼疾命汲取諸泉稱量伊川葛山之水量重乃親幸沐浴椒井多有之廣州清安最有名每七八月有椒氣甚烈病人沐浴頗有效按本草温泉下有硫黃故水熱醫鑑曰冷泉下有白礬故水冷冷川郎椒井（芝峰說）

都邑 城郭 宮觀 附

檀君唐堯二十五年戊辰初都平壤國號朝鮮享年（或云世傳）一千四十八年後孫避箕子來封移都白岳一名唐藏（今文化）又三

百年東史

箕子周武王元年己卯都平壤國號朝鮮享國九百二十八年

四十一代孫箕準避衛滿奔馬韓檀君名王儉故平壤稱王

儉城上同△按平壤外城箕子時所築

衛滿漢惠帝元年丁未據平壤亦號朝鮮八十七年為漢所滅

已上所謂三朝鮮共二千二百二十六年

馬韓箕子之後都金馬今益山二百二年為百濟所滅

辰韓以秦之亡人来東方馬韓割國之東界以與之故其言語

類秦人新羅始祖起於此地今慶州

弁韓以馬韓人為主一百五十六年降于新羅始祖而其地為

百濟所有即漢宣帝五鳳元年也其所都未詳或曰國於弁

山之下故名為羅祖十九年来降云

按漢書云馬韓在西辰韓在東弁韓在辰韓之南亦與倭接又云弁韓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則弁韓在辰馬二韓之間而南濱可知矣羅祖十九年未降則其地相近可知矣近世韓文庵百謙以為首露所居之地疑即弁韓所居者為近之而首露所居乃今金海也去辰韓逈近未知其果是與否而盖在嶺南右道之南邊的然矣昔人或以為高麗或以為百濟者恐皆未得其詳也

馬韓都益山其小國散在山海間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活國百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老藍國月氏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莫盧國卑離國古卑離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內卑離國牟盧卑離國如來卑離國

楚山塗卑離國辟卑離國古蒲國利致鞠國冉路國兒林國
駟盧國感奚國舊斯烏旦國一離國不離國萬奚國友半國
狗素國捷盧國臣蘇塗國古臘國臨素半國雲新國狗奚
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
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揔十餘萬戶辰韓弁韓各統十二
國有已抵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
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
辰半路國弁辰樂奴國軍彌國弁辰彌烏邪國如湛國弁辰
甘露國戶露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
弁辰安邪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合二十四國大國
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合四五萬戶
濊國爲今之江陵貊國爲春川苻人國爲寧邉悉直國爲三陟

伊西古國為淸道音汁伐國為慶州之安康縣河尸良國為咸安小伽倻國為固城大伽倻國為高靈阿㑚伽倻國為咸安古寧伽倻國為咸昌碧珍伽倻國為星州押梁小國為慶山萇山國為東萊昌寧國為安東召文國為義城沙伐國為尚州甘文國為開寧黃龍國為龍崗者亶羅瓚〻之畧見傳記而其時世之先後歷年之長短皆不可考至於東漢沮北沃沮南沃沮苟茶蓋馬渤海等國非但世代之未詳事實之無傳亦不知地在何處

東方地不過數千里而三國以前有五十國之多何耶夫以中國之大也上古滑百里之國者萬區至周尚有千八百國東方三國以前亦上古也有五十國亦無怪也（芝峰記）

漢武帝定朝鮮為四郡昭帝為二府蓋其所定者乃衛滿所居

之地非我國全壤也所謂樂浪今平壤臨屯今江陵玄菟古
東沃沮今咸興眞番即治霅縣蝀
按漢武所定四郡樂浪臨屯玄菟則皆可得而知也獨眞
番所稱治霅縣未知其何地也韓久庵謂疑在樂浪玄菟
之間者近之而但漢書云臨屯在東暆縣去長安六千一
百十八里眞番在霅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然則比
臨屯加遠一千五百二十二里矣今江陵之東南地無如
此之遠況樂浪玄菟之間者皆無距江陵千里者乎今以
道理度今之地形則咸鏡在北而番胡所居又咸鏡北邊
之北也所謂眞番疑在此境且漢書云玄菟眞番古朝鮮
地而胡過遼東而賈眞番之利則眞番在遼東之東咸鏡
之外而最遠於長安可知矣

二府昭帝始元五年罷眞番郡以鮮舊地平那及玄菟郡爲平
州都督府以樂浪臨屯爲東州都督府元帝建昭二年二府
爲高句麗始祖所幷（東史）

新羅始祖朴赫居世都辰韓（慶州）七百十七年滅百濟又八年滅
高句麗統合後二百六十七年入高麗共九百九十二年凡
五十五世朴氏十世昔氏八世金氏三十七世（同上）

首露王始都駕洛國（今金海）凡十世四百九十一年降新羅（同上）

金海號盆城俗傳首露王初以蒸土築城仍號盆城今幾頹

落山城在府城鎭山之東一名打鼓落俗傳有寇則懸旗鳴
鼓居民聞鼓聲收妻孥入城故名之（邑誌）

高句麗始祖朱蒙自稱高辛之後以高爲姓都于卒本（今成川）至
琉璃王移都國內城山上（遼東）又移丸都城（遼鈎嶂嶺）歷四百二

廿三年長壽王都平壤二百四十二年為唐所滅凡二十八
世共七百五年亡
百濟王溫祚朱蒙第二子也漢成帝鴻嘉三年癸卯初都慰禮城
稷山十四年移都南漢城三百八十九年移都北漢城一百五
年移都熊津公州六十三年移南都扶餘扶餘一百二十年為唐
所滅共六百七十八年亡
羅末弓裔又分三方裔據鐵原號泰封二十八年亡甄萱據完山
今全州號後百濟四十五年亡
王太祖起松岳南仍都開城統三為一取山高水麗之意國號
高麗高宗避蒙古兵移都江華元宗還都松岳凡三十二世
享國四百七十五年亡
麗太祖時道詵初定都于松原周覽形勝曰當享八百年可賀

俄而浮霧捲於辰方漢陽三角屹然明見乃自失曰彼峰為辰方賊旗四百年後大軍當務彼矣遂造后犬七十五頭向置辰方以為吠賊之狀果至四百七十五年丙子（同上）

太祖初定都河漢崙曰道詵記有漢水八明堂之語宜建毋岳南（秘今竹禧宮基）徐居正曰秘記云西有孔巖又有冊書石壁孔巖則於二地皆在西須覔冊書可決乃得冊書仁王洞石上字畫磨滅不可識然得此遂定議今考景福昌德兩宮皆壬坐丙向高麗所卜要不外此（麗肅宗使崔使諏尹瓘等達南京枝白岳南壬坐丙向種李樹以鎮之筆苑雜記）

洪武甲戌冬命鄭道傳始築都城周九千九百七十五步高四十尺二寸乙亥九月　上御景福宮（國朝寶鑑）

○一書云五年丙子命趙浚監等都城正月始役徵西北安

州以南民夫十一萬九千就役二月晦放送至八月徵江慶
全三道民夫七萬九千畢役于九月云此可見先王不奪民
時之至意而今則雖些少城役必延時引日費財多而成功
小可勝歎哉 同上

初定都漢陽欲築都城而未知遠近一夜天下雪外消内留即
今城址也遂因其跡而築之故漢陽一名雪城 震維勝覽

柳夏亭寬洪武甲戌上定都論略曰古今所都不越乎關中洛
陽況我國家四境之内不過萬里可都之地豈能多有松都
與漢陽善之善者也去年春定都于鷄龍民咸憂之以其形
勢狹隘而土地汙下道路不均而水路迂遠也今之遷漢陽
也民咸喜之曰漢陽之形勢土地道理水路與松岳相若以
民心觀之漢陽誠 殿下天命之所都也 上從之 東海名臣錄

俗謂漢都負兒嶺有出去之狀故山以母岳名而南曰伐兒嶺盖欲其遮截而使不得去也西曰餅市峴盖以餅餌誘而留之之意也命名者有深意焉芝峯

世宗辛酉改築都城　仁祖丙寅築南漢城

世宗朝有為地理之說者建言當於宮城北路築堵作門以限往來且於城內補土為山明堂之水禁投穢物魚孝瞻時為諫官極言不可　上覽而嗟賞遂逐謡術者之說名臣錄

慶源北九十里山上有古石城名曰羅縣站北二十里有虛乙孫站其北六十里有留善站其東北七十里有土城古基即巨陽城內有兩石柱古懸鐘處高三尺圓四尺慶源人庾誠者至其城碎鐘用九馬馱來纔十之一從者三十餘人皆死其遺鐵置草間人不敢取之世傳城乃尹侍中所築西距先

春嶺六十里云北關志

九都城今不詳其處或言寧遠鈎山是也蓋俗以鈎為九都故也按綱目註高句麗都於九都之下多大山深谷云芝峰

我國城郭皆失古制惟北都鏡城邑城獨得古制此乃金宗瑞等云蓋上下稍凸中腹凹入難緣足上城云北關志

行宮城即元將伯顏愁所寧北古鎮也同上

李慶深為統制使時欲設營於固城擴地千餘丈而無水有盃石用畚穿破中有尾五六丈或疑開闢前物也又黃州築城時伐取山石中得一小佛又有石中細書曰某年月有柳姓大將鑿此山取石築城時柳琳為兵使此尤理之不可知者芝峰

義州白馬山城即古之威遠鎮也舊有石城崩頹 崇禎壬申防御使林慶業嶺南兵修築城因為邑居古有長流清泉在

内城中丙改等時新經兵火人民極小難於廣等縮舊改等
泉在城外是以丙子陷於胡法曰無水為絶地非此城之謂
乎（龍灣錄）

李完豊曙若達議等南漢山城臨亂賴之至丙子沒於圍中人
皆惜之城中塩醬兵兜雜物秋毫皆具人之力也城之方等
也嶺南僧耒見曰十年後當被兵禍果然清人遍視山城歎
曰天下未有如此絶險云（丙子錄）

漢都五部有四十九防（東部十二坊）崇信 觀德 蓮花 泉達
瑞雲 興城 崇教 彰善 德成 達德 燕喜 仁昌
（西部八坊）仁達 養生 積善 神化 餘慶 盤松 皇華
盤石（南部十一坊）廣通 樂善 好賢 貞心 明禮 明哲
太平 誠身 薰陶 禮成 誠明（北部十坊）廣化 鎮長

陽德 明通 嘉會 俊秀 安國 順和 觀光 義通
中部八坊 澄清 寬仁 慶幸 壽進 貞善 瑞麟 堅平
長通

山城 三十五 北漢 南漢 通津文殊 水原禿城 江華鼎足
關城大興 蓁安〻興 公州雙樹 清州上黨 聞慶鳥
嶺 善山金烏 星州禿用 仁同天生 漆谷架山 晉
州矗石 東萊金井 金州威鳳 長城笠巖 潭陽金城
茂州赤裳 南原蛟龍 原州鴒原 黃州定方 瑞興大
峴 載寧長壽 文化九月 海州首陽 慈山慈母 宣
川釼山 郭山凌漢 義州白馬 寧邊鐵甕 鐵山熊骨
龍岡黃龍

宮觀 附

太祖四年命鄭道傳名新宮諸殿道傳撰命并書所撰之意以
進名新宮曰景福宮臣按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
所瞻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其制度以示之尊嚴美其名稱
使之觀感 殿下卽位之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宗廟次營宮
室越明年乙亥親服袞冕享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群臣于新
宮盖廣新恵而綏後録也臣謹誦周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請名新宮曰景福庶見 殿下與子孫
享萬年太平之業而四方之臣庶亦永有所觀感焉名燕寢
曰康寧殿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慶成殿燕寢之南殿
曰思政殿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失之自古人君孰不
欲尊崇而思危殆哉親近非人爲謀不臧以至禍敗者良由
不思耳 殿下每朝視事於此萬機輻湊皆稟 睿旨降勅

指揮尤不可不以思請名之曰思政殿又名其南正殿曰勤政殿其門曰勤政門東其西二樓曰隆文曰隆武名午門曰正門天子諸侯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皆本乎正蓋其理一也國朝寶鑑

景福宮四門南曰光化東曰建春西曰迎秋北曰神武昌德宮在北部仁化坊昌慶宮在昌德東 太祖甲戌建慶德宮在敦義門內光海丙辰改建芝峯

欽敬閣創於 世宗甲寅在景福宮康寧殿側中爲火燒 明廟甲寅再創又值兵燹至光海甲寅改創於昌德宮瑞獜門內三遇甲寅而創建異矣同上

鍾閣在雲從街 鍾閣在景福宮光化門外西 世祖鑄大鍾懸於此輿地

太平館在崇禮門內待中朝使臣 同上

慕華館在敦義門外本慕華樓 世宗十二年改為館 同上

京城八門正南曰崇禮正東曰興仁之正北曰肅清正西曰敦義 李德馨塞之設新門 東北曰惠化 東小門 西北曰彰義東南曰光熙 南小門今塞之出水口門 西南曰昭德 西小門 此兩門以出喪葬者 芝峯

北平館在東部興盛坊待野人之來朝者 同上

宣廟癸巳還都以貞陵洞陽川都正家桂林君家為大內沈義謙家為東宮沈連源家為宗廟以附近閭家為各司乙未間就路之東西建門作柵圍之名曰時御所李白沙為兵判始築長墻以成大闕規摸至丙午將修景福宮前縣令李國弼疏陳景福不吉宜先造昌德朝廷從之己酉冬畢役 甲辰漫錄

陵廟 附 雅樂 廟庭配享

太祖建國旣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　太祖升遐魂
殿號曰仁昭後改文昭　太宗原廟號曰廣孝殿各在城中
世宗命卜地于宮城之內改建寢殿仍號曰文昭東閣雜記
慶基殿在全州府南門內永樂庚寅奉安　太祖晬容卽賓天
後三年　太宗卽位之元年也禮沸錄
慶基殿有一賊竊負殿內豆毛有豆毛十餘坐貯盞水。以防凍將以備火者每年取盞大七
石登墻卒眩足痿不能下朝而見捉今則高其墻辛亥秋夕
釀祭酒于典祀廳有本府貢生乘夜盜飮氣絶而死今則釀
于酒房此等之事似獲陰誅同上
世宗三年禮曹啓建別廟於宗廟之西號永寧殿以奉　穆祖
濬源殿在永興府東十三里卽　桓祖舊邸　太祖誕生之地
正統癸亥鄭麟趾奉安　太祖晬容幀背有書曰靑龍白龍

左右遶山虎石上如蹲踞公侯富貴榮華世出世統領大將軍雷振名譽天下遍四海無防車書通三尺釼頭安社稷一條鞭未定乾坤凡五十六字輿地

宣廟朝李文純請於文昭殿正　太祖東向及昭穆之位作圖為說而進之　上下其議于大臣大臣固執以為原廟不可擬古禮且此位之設已過百四十年今若變改　祖宗之靈亦必駭異議不遂行日月錄

文昭殿朝夕上食及供奉之具一依生時而行之自　世宗朝始焉壬辰播越只奉廟社主而行文昭位版則令承旨瘞于潔地還朝後不更設原廟文昭漫錄

文昭殿始於　世宗朝倣漢原廟之制每日兩時上食一時茶禮饌用素物然國家經費半歸於此膳夫多不謹之事至於

各陵及宗廟有朔望祭亦幾於黷矣議者多以為言而未敢釐革自壬辰變後文昭即廢祭宗廟外各陵寢惟行大祭朔望則惟焚香而已雖出於草創而庶幾得禮之正矣芝峰

壬辰西狩時至松京禮判鄭昌衍以為太廟神主載之馬上多至五十餘匹倉卒必有狼狽不議大臣安厝於穆清殿之右至寶山驛宗室海豐君耆等執領相尹斗壽手痛哭曰公以大臣有司棄廟社主而不知覺古今寧有無廟社之國乎斗壽曰微公言國不國矣遂遣禮官陪來追到于平壤寄齋雜記

壬辰倭變有一將倭入據宗廟不得寧處移於南別宮又徙元陵丁字閣麻田崇義殿鳳山客舍倭賊累火而自滅異哉芝峰

仁祖丁丑下城後禮官奉審神主于時敏堂則 仁順王后神主見失而 文定王后神主傷破又四位暫傷故請改二位

傳曰六位皆新造後斅日 上親為奉審曰黵傷油染之位
仍為奉安殊未安並為改造凡二十九位（亂離日記）
顯宗己酉 神德王后將祔太廟大臣李景奭鄭太和許積等
皆請就陵寢題主參贊宋浚吉獨以為今考實錄 神德王
后葬訖返魂于仁安殿今其舊基未能的知而其在景福宮
之內無疑矣神主已返于室堂則不當更求陵墓今若設幄
於景福宮舊墟而題主恐得宜遂詣舊宮內康設幄舊次題
主（國朝彙言）
肅廟戊寅追復 端宗位號獻謚冊之日柳相國尚運為都監
都提調儀仗前行謚冊已發柳相從後陪進纔上馬未及數
一步無端馬驚落傷不得陪進入閭家調治良久而後進詣告
廟之夕大風掀起廟前附簷遮帳及祭床上所鋪油芚皆段

段裂破　世祖室前藻井板子（海隱集云承塵板落下）頗尺裂次此皆
余所見也明年又有　莊陵陵上崩額之事監董諸臣皆就
理毀百年完璧之氣至此方伸而連有此變異天　未可測
也（艮齋漫錄）
端宗復位因前縣監申奎之䟽請也時神主在故叅判鄭重徽
家以重徽名旁題移奉於昌慶宮時敏堂題主後舊主埋安
題主時　上親臨觀寫直衲于永寧殿（寶鑑）
肅廟朝追上　恭靖廟號曰定宗其校理道一議上也尹月汀
漫錄曰曾見　肅宗朝日記下教政院議上　恭靖廟號曰
安宗不知何故竟廢不稱今見此疊上（晦隱集）
穆祖豪氣蓋世以不有州伯見過遂移居三陟即外鄉也遭親
喪有一僧占一岡曰樂哉斯丘實興王之地也開基時必用

黃燭百雙鍮盆百座盛備粢物致誠山靈然後可獲神佑初不信大風雨晦冥如僧言乃克葬壬辰亂後失陵所至今 朝家購賞不得陵所蓋在府西蘆洞挑陵府西東山云豐沛錄

慶源撫夷堡稍下北岸有大山逆流彎曲乃穆祖王妃古陵陵之左山腰稍低鑄鐵為龍埋之以補地脈而今為殊域不可往尋噫國初威力雖挽豆江使西流宜無不可惟此聖朝之舊宅遺陵皆在滿江一步地而棄之腥膻之地不為壃理抑何故歟金宗瑞諸人不得辭其責矣葉泉集

太祖丁憂在咸興潛邸欲占葬地久未得時有僧與弟子行過于路指東山而言曰此有興王之地汝亦知之乎對曰三支中〻落短麓似是正穴師曰汝未詳也喻之於人兩手運用右手為緊右麓為真穴也問答之際 太祖家童聞之奔告

太祖促馬追及於咸關嶺底誠息偕來占得其地寔為 定
陵師為懶翁弟子卽無學也(北路陵寢誌)
太祖陵碑權近撰 獻陵碑鄭麟趾撰 英陵碑鄭麟趾撰及
文宗顯陵將竪碑公已就議者以為自古人君行事之跡備
載國史不必如士大夫立神道碑請罷從之 後日 英陵
之遷驪州亦埋碑不用山陵不用碑實自 顯陵始(筆苑)
光廟丁丑 上一日晝魘有怔卽命發昭陵(晉山母顯德王后陵)先剖石
槨欲曳出梓宮衆不能勝為文以祭之梓宮乃出以民禮葬
之發陵前數日有婦人哭聲自陵中出云將壞我室我將疇
依後有祀舊陵木石者輒有風雨(陰崖雜記)
成廟朝儒生南孝溫疏請復昭陵不報 中廟癸酉雷震 太
廟木 上命復陵都監掘尋移兆而玉匣無所見是夜監官

夢后憑几張儀衛召官勞之覺而異之明朝深加數尺忽見蔡后遂克其事新卜於 顯陵左岡兩陵間衆天海松無端立枯又其日遷陵大雨（龍泉談寂記）

中廟初葬高陽與禧陵同塋 明廟朝妖僧普雨欲作報恩寺住持欲移 中廟山陵于寺側以固其寺之勢乃誑惑 文定王后謂 宣陵近處有吉兆請遷陵 文定頗信之大臣元衡等贊之將於 文定之萬歲後使得同兆而地勢卑下補土之功費累巨萬矣世傳遷陵時哭聲自壙中出役者無不聞之翌年順懷世子卒越二年 文定升遐又二年 明廟升遐人謂遷陵之害至壬辰倭賊之禍及焉臣民之痛尚忍道哉（國朝彙言）

壬辰三月望祭之官班定忽健元陵上若有嗚咽噓唏之聲初

不識為何音祭官上下無不竦然自後或一日一至數日一至齋官及守護軍習以為常及五月倭寇至積柴于丁字閣焚之柴盡火自滅終不爇賊懼有神乃去白沙雜記

壬辰九月賊發　宣靖二陵癸巳四月凶報達於行朝命宗室扶安都正碩壽與摠護使崔興源沈守慶柳成龍俞泓金應男李憲國宋贇李德馨崔滉李增權徵李砥白惟咸成渾奉審諸臣欲先拜哭成渾曰時未辨驗而先拜哭則是君之也奉審無疑然後拜哭似當諸公從之諸宰各以所見馳啓皆以為不同成渾啓曰三處拔掘焚燒之狀大槩如一玉體經火未成灰者骨節分明可認灰與骸雖未知真出於先陵遺體而亦不以為非真則靖陵又有玉體在壙中何哉先王龍顏長頤骨長而此則似是方面之人先王腦後平而削妨於

著立而此則似是有骨先王年衰稍瘦此則骨間平濶似是
肥大之人凡此所見皆與　先朝宗親及女侍想像御容而
先為記錄者不同坊觀凶賊所為非出於士卒取寶貨之計
乃賊將所為深讎我國者也何獨靖陵好全玉體乎且靖陵
發掘之穴狹而且深壙底只容梓宮更無餘地其於焚燒梓
宮之際必須移出玉體於外以候火熄然後還置壙中也此
賊窮凶之心何至委曲如是也云云更使收議如前乃命學
葬其尸蓋癸巳距昇遐五十年日月錄及癸甲錄
山陵之祭不用肉膳黃喜相國慮物力之難繼云而似不脫去
麗朝崇佛之習而然矣晦隱集
己酉寒食宋同春浚吉為獻官罷祭後語諸宰曰黃相素祭之
議甚不然若犧牲不可豐備自本官進江魚雉鷄等物以代

牷牲雖失禮意獨不踰於不經之素享手饌今祭物殆不及於大夫家私享甚可慨也上同

仁祖乙亥七月風雨大作　穆陵參奉報禮曹以為陵上電光如畫霹靂之聲達夜不絕明日奉審石物顛仆沙金石盡崩頹如極破之狀云禮判洪瑞鳳往審四啓以為陵上為風雨所頹決非霹靂所震參奉洪有一拿刑削職時　元宗大王祔廟只隔數日而奉審之啓不以為災故乃行大禮逐事奇聞

肅廟戊寅　莊陵追復時　上謂崔禮判奎瑞曰曾見　厚陵石物心常好矣凡事宜從儉約雖吾百歲後石物遵用　厚陵之制伊後　明陵之後石物果儉　厚陵用之云艮齋漫錄

國初楊州牧使辭朝時自內還給肅拜單子蓋以陵寢所在待之以城主云國朝彙言

雅樂

海東六龍飛莫非天所扶古聖同符右第一章六龍謂四祖太祖太宗也◇根
深之木風亦不杌有灼其華有蕡其實源遠之水旱亦不竭
斯為川于海必達右第二章◇昔周太王于豳斯依肇造丕基今
我始祖慶興是宅肇啓弘業右第三章◇狄人與處狄人于侵岐
山之遷實維天心野人與處野人不禮德源之徙實是天啓
右第四章◯漆沮陶穴後聖以矢帝業憂勤允也如彼赤島陶穴
今人猶視王業艱難允也如彼右第五章◯商德之衰將受九圍
西水之滸如市之歸麗運之衰將受九同東海之濱如市之
從右第六章◯赤爵銜書止室之戶聖子革命爰示帝祐大蛇含
鵲置樹之陽聖孫將興爰先嘉祥右第七章◯維周太子維天擇
兮兄讓既遂聖孫出兮維我世子維天簡兮帝命既降聖子

誕芳右八韒◯奉天討罪諸侯四合聖化旣久西夷亦集倡義
班師遠人競會聖化旣深北狄亦至右九韒◯一夫流毒爰傒
我后玄黃筐篚于路迎侯天方擇矣匪百納師海東黎民其
肯忘斯右苐二十一章◯赤帝將興白帝剱殺火德之王神嫗告止
黑龍卽殪白龍使活子孫之慶神物復止右苐二十二章此述度祖斬龍東
漢高帝之斬蛇同符◯他則意異我救厥辟于彼六合又殲精卒宗則
意異我還厥國于彼雙城又平逆賊右苐二十三章桓祖自彼地反吾土也宗子善
不肯從桓祖封之與宋太祖大合征唐兵事同◯將軍雖多豁達大略在生亦聞依
人以謁宗親雖多隆準龍顔書生載瞻因友以攀右苐九十七章太祖
諸子中惟太宗克肖河崙因閔霽得見終始輔翊與鄭食其謁高帝事同◯水上之龍向彼江亭
乃是天下始濟之徵殿上之龍向我御床乃是寶位將登之
祥右苐百章宋太祖居江亭有龍躍事太宗在松都楸宮時龍見寢室詳上符瑞◯四祖莫寧息諸

處徙厥宅民間以為屋八此九重闕享此太平日此意願毋忘祜(右第百十章)○豺狼搆禍患茅屋無一間陶穴經艱難(為野人所逐居赤島事)細氈鋪廣廈褥座乃登坐此意願毋忘祜(右第百十一章)○秪為王事棘行陣日追逐幾日不解甲(太祖東西征戰之事)龍衣與袞袍寶玉且橫腰此意願毋忘祜(右第百十二章)○秪為拯群黎攻戰日奔馳絕膳知幾時南北稱著列流霞對玉食此意願毋忘祜(右第百十三章)(太祖辛丑討紅巾於鏡城伃哈木於德山驛又破咸興海州賊又破智異雲峯倭又戰於咸興洪源北青永興大破之也)○僵尸道上見為之廢寢膳旻天寧不眷(太祖雲峯征倭見路上死尸為之廢食)民瘼尚不識天心便棄絕此意願毋忘祜(右第百十六章)○既敵王所愾神公蓋一世勞謙不自大(此言討賊多捷讓功之事)倭臣善諛說驕心不可遏此意願毋忘祜(右第百十七章)○維其多助至野人亦入侍也論國人意君德如或失親戚亦離絕此意願毋忘祜(右第百十八章)

○千世默定漢水之陽累仁開國卜年無彊子〻孫〻聖神誰繼敬天勤民乃益永世嗚呼　嗣王監此洛表游畋　王祖其時 右第百二十五章

右龍飛御天歌　世宗朝命權踶鄭麟趾撰述　祖宗功德凡一百二十五章以為宗廟朝廷之樂撮而約之為二十六章以便傳習而凡我四王艱難啓運之兆一祖一宗受命開國之符靡不備悉云 西原韓脩跋

雅樂

社稷　迎神順安七成 林鍾宮蕤賓宮應鍾宮蕤賓宮 ○奠幣肅安 應鍾宮 進饌雍安 大簇宮 ○初獻壽安 應鍾宮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 大簇宮 ○亞獻終獻壽安 大簇宮 ○撤籩○送神元安 林鍾宮

風雲雷雨　迎神元安二成　奠幣以下律數同而辭各異

先農 迎神景安二成 奠幣以下同

先蠶 享祀同先農

文宣王 迎神凝安三成 奠幣明安南呂 辭曰 自生民來 誰底其盛 惟王神明 度越前聖 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 粢幣俱成 惟神之聽 進饌豐安 ○初獻成安

○大聖位 大哉聖王 實天生德 作樂以崇 時祀無斁 清酤惟馨 嘉牲孔碩 薦著神明 庶幾昭格

兖國公 庶幾屢空 淵源深矣 亞聖宣猷 百世宜祀 吉蠲斯辰 昭陳樽簋 吉酒欣欣 神其來止

郕國公 心傳忠恕 一以貫之 爰述大學 萬世訓彛 惠我光明 尊聞行止 繼聖迪後 是享是宜

沂國公 公傳自魯 孟傳自公 有的諸承 允得其宗 提綱向蘊 乃作中庸 侑于元聖 億載是崇

鄒國公 道之由興 於皇宣聖 維公之傳 人知趨正 奉享在堂 情文實稱 萬年承休 假哉天命

文舞退武舞進舒安 亞終獻成安 送神凝安

俗樂 初獻保太平樂舞 亞終獻定大業樂舞

宗廟 永寧殿 迎神熙文八成 世德啓我後 於昭想形聲 肅肅薦明禋 綏我賚思成

奠幣熙文

非儀尚可交
承筐將是帛
先祖其顧歆
式禮心奠々

進饌豐安

執籩踖々
登我俎豆
俎豆既登
樂且和奏
苾芬孝祀
惟神其右

初獻熙文

列聖開熙運
炳蔚文治昌
顧言頌聲
惟以矢歌
羨
章

基命

於皇聖穆
浮海徙慶
歸附日衆
基我永命

歸仁

皇矣上帝
求民之莫
乃眷輿區
乃遷明德
仁不可失
于胥景從
其從如市
非我之私
非我之私
惟仁之歸
惟仁之歸
誕啓鴻基

亨嘉

於皇聖翼
祇服厥辟
聖度繼志
眷依斯篤
大享以嘉
景命維僕

輯寧

蹇城澶漫
日維天肯
使之不職
民未安堵
聖桓轉寧
流離卒復
寵命是芳
封達厥福

隆化

於皇賊祖
遹駿厥德
仁綏義服
神化隆洽
景彼島夷
及其山戎
孔淑以懷
莫不章從
航之棉之
款我繹々
於赫厥
通安遠
灵
肅

顯美

於皇
戡亂
我聖考
保宗親
謳
敦
歌輿望隆
讓顯美德

龍光

天子方濟
邦人憂惺
聖考
忠識
八奏
以彰
祖于天子
赫我龍先

貞明

思齊聖母
克配乾剛
戡定厥亂
贊謀允滅
猗歟貞明
啓佑無強

大猷

列聖宣重先
數文綏四方
制作既明備
大猷何煌々

繹成

世德作求
章惟勅功
光闡太
禮樂兮
平
隆
左籥右翟
日既九變
式昭先烈
盡美盡善

亞獻終獻昭武

天眷我列聖
繼世昭聖武
庶揚舞鏡烈
是用歌且舞

篤敬

於皇聖穆
違于于翔
適篤其慶
肇我王跡

濯征

顏之豪
拟變城

我聖桓 于濯征
祖積之 拓我孫

宣威

咨麗失馭 外海交熾
島夷縱噬 納寇恣睢
紅巾氛休 元餘嬰贔
孽僧跋扈 胡魁陸梁
於皇聖祖 神武誕揭
戴宣天威 赫〻堂〻

神定

氣我敵 戎虎貔
鼓敢勇 若翰飛
動九天 正又奇
螳斧亢 徒自靡
竹斯破 孰我支
耆定武 神之為

奮雄

我雄 如雷
我奮 如霆
胡 胡
堅莫摧 險莫平
連安 卷我訊馘
神戈一揮 妖氛倏廓
無侮無拂 祚我東國

順應

惟麗拒 敦仔稱
諫 亂
我師我返 天人協贊

寵綏

義旗載回 順乃多助
天休震動 士女悅祿
徯我龍綏 壺漿用迎
既滌穢思 東海永清

靖世

彼狐臣 煽禍機
我皇考 克炳哉
神謀定 世以靖

赫整

島夷匪茹 虔劉我圉
爰赫我怒 爰整我旅
萬艘駕風 飛渡溟渤
乃覆其巢 乃擣其穴
疊彼鴻毛 燎于方烈
鯨波乃 永奠鯨
息 域

永觀

於皇列聖 世有武功
盛德大業 曷可形容
我舞有奕 進止維程
委〻佗〻 永觀厥成

撤籩豆 雍安

卬盛于豆 于豆于籩
有飶其香 未假後熙
我禮既成 告撤維處
禋祀卒度 神康樂而
洋〻未幾 回我倏而
霓旌髣髴 雲馭追而

送神 興安

並五禮儀

朝廷配享 附

太祖室
義安君和
院君南誾
平壤府院君趙俊
青海君李之蘭
興安君李濟
宣城府
漢山君趙仁漢

宜寧府院君南在 宜城府

定宗室 益安大君芳毅

太宗室 晋山府院君河崙 漢山府院君趙英茂 右議政鄭擢 完山府院君李天祐 晋城君李來

世宗室 領議政黃喜 領中樞崔閏德 右議政許稠 左議政申槩 兵曹判書李隨

文宗室 領議政河演

世祖室 左議政韓確 吉昌府院君權擥 上黨府院君韓明澮

睿宗室 領議政文憲公朴元亨

成宗室 高靈府院君申叔舟 蓬原府院君鄭昌孫 益城府院君洪應

中宗室 平城府院君朴元宗 昌山府院君成希顏 菁川府院君柳順汀 領相文翼公鄭光弼

仁宗室 領議政洪彥弼 左贊成金安國

明宗室 領議政沈連源 左贊成文元公李彥迪

宣祖室 領議政文忠公李元翼 領相文正公申欽 領相昇平府院君金瑬 延平府院君李貴 領相申景禛 完平府院君李曙

孝宗室右相文定公金尚憲　吏判文敬公金集

顯宗室領相翼憲公鄭太和　兵判忠肅公金佐明

肅宗室左相文純公朴世采　領相文忠公南九萬
領相文貞公崔錫鼎　左相忠正公尹趾完

景宗室領相惠定公李濡　兵判忠文公閔鎮厚

英宗室領相金昌集　領相忠定公崔奎瑞　左議政閔鎮遠
領相金在魯　豐德府院君文忠公趙文明　左參贊李縡

崇義殿配享附 殿即麗祖廟在麻田

世宗七年以前朝之廟祭八位太過只留太祖顯宗文宗元宗於崇義殿以卜智謙洪儒申崇謙庾黔弼裵玄慶徐熙姜邯贊尹瓘金富軾金就礪趙冲金方慶安祐李芳實金得培鄭夢周配廟廷輿地

制作

初高麗政亂民散　太祖勳德既隆人皆歸心　太宗與同志

密直司事南誾吏曹判書趙仁漢判三司事趙浚忠義君鄭道傳大司成趙璞等五十二人協謀推戴侍中裴克廉等率國人奉國璽詣潛邸塡咽街巷排門直入羅拜呼千歲 上不獲已卽位於壽昌宮卽洪武壬申七月十六日也乃敎中外大小臣僚領職如故立廟社之制存王氏之後定科擧之法著婚喪之禮重守令之選庶政一新不下堂階而化邦國矣國朝寶鑑

建成均館 作乕符

太宗朝設申聞鼓以通下情 置鑄字罷外戚封君悉焚讖緯圖書 置敦寧府以處外戚

世宗朝行貢法 命儒臣撰龍飛御天歌權踶撰 又命儒臣撰次諸書曰高麗史曰治平要覽曰兵要曰諺文曰韻書曰五禮

儀曰四書五經音解同時修撰皆經睿覽眞可謂天行達紀 筆苑

制雅樂朴中樞堧贊成之又制自擊漏簡儀臺欽敬閣斧日晷

制作極爲精緻皆出宸衷雖百工匠無能測上意者 同上

始制鍾磬唐俗樂譜報漏閣定時儀七政篇五禮儀三綱行實

明皇試覽治平要覽歷代兵要皆出睿裁鄭麟趾英陵碑文

曰寶東方堯舜之君也 東閣雜記

嘗有意於溫公資治通鑑患其箋釋未盡句讀不明命諸儒撰

胡三省音註及諸書删潤之名之曰思政殿訓義具訓義之

精古今所無 筆苑

置集賢殿 頒農事集說 建宗學 選博士敎宗親 除登背

法設養老宴命賜爵九十以上 同上

設局撰諺書命申叔舟成三問等撰製制字之巧實自庸笑談書出而萬方語音無不可通者所謂非聖人不能芝峯

古者婦人無蓋頭奇中樞處創新樣以進至今用之名臣錄

前此 國恤時取用梓宮臨時所辦鄭陟為舍人請 世宗預造壽宮朝廷是之始建長生殿廣取黃腸木監造壽器云名臣錄

文宗朝親制陣法有分數形名獨陣結陣合陣連陣軍令章標大閱儀九篇以教士卒野言禁度僧同上

置五衛每衛各有五部每部各有四統衛有衛將部有部(將)統有統將具下又有統帥隊正伍長大以役小小以承大條理備具

命申叔舟纂國朝寶鑑東文選輿地勝覽東國通鑑又命校書

館無書不印置讀書堂達尊經閣須大典續錄創圓覺寺於
都城中造密符以憑宣召且防機變 野言
鑄字 太宗朝所鑄曰丁亥字 世宗朝曰庚子字 文宗朝
壬子字 世祖朝乙亥字又乙酉字 成宗朝辛卯字
成宗朝命改嫁子孫勿置朝班士大夫家恥之雖青年寡女絶
無改醮者雖謂之比屋皆封可也但此法之立有同抑勸非
所以通天行下者也
中宗朝撤圓覺寺 須大典後續錄 命行內農作 并野言
國俗於正月望日縛槀作穀穗連簹衆多實架木通架以祈年
穀國俗漸繁其制左右分邊勝者有賞 上命必行臺諫屢
諫終不聽 陰崖雜記
監察糾檢百司故在前務從朴素著土紅團領樸馬破鞍而行

明廟末年服色頓改霜臺古風一切掃地芝峯
祖宗朝武弁不許内地守令 中廟中年以後權奸秉政多以
親厚武官除授上同
明宗乙卯設備邊司罷兩宗禪科去内需寺印信野言
王宮法殿南向聽政故京外私室不敢向南 中廟以後法綱
漸弛人多犯分將都下家舍皆欲向北則形勢必多倒置且
古今禮書律文無私室不可向南之說恐太拘疇谷
祖宗朝秘密公事政院不得開視 明廟朝黄海道大賊林巨
正使其黨持一道文書有若上變者承旨不察而 啓之上
怒遞承旨自後政院於秘密公事皆得先坼後啓今上亂支
封題曰上前開坼乃古例也
宣祖朝命革四館侵虐新進之習 甲午設訓鍊都監仟三

年喪

初年欲遵用故典閲覽大典則有載郡邑皆積薪芻十萬束路遠則加萬束乃下教使於郡邑皆積之於是民間束芻亦貴守令多有因緣病民自利者石潭日記

設正供都監以三公領之意在利民而大臣懼更張於只以文簿削而已別無革弊之事客有語於左相權轍曰正供都監將以均列邑之貢進也州郡或昔饒而今乏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民戶或昔衆而今寡田野或昔闢而今荒為今之計當改定進貢之數各得其當則進貢均平而民受實惠矣今也不然小縣不當大州十分之一而其所定貢物略有差等而已無大分別小縣之民尤苦役重此不可不改者也轍曰如此之事必待命世之才非人人所能也但州郡之凡百所需

為官用者一切不賦於民皆以倉穀自備則民可休息矣客曰州郡貧富不同大邑則或可支持小邑則倉穀無幾守令必不免憑公營私巧立名目以取於民假使不取於民若倉穀已盡經用不計則何以處之轍不以為然日月錄

舊制宮城底限百尺勿許搆屋而自 祖宗朝終不能禁宮城咫尺之地民居櫛比多有百年舊屋 宣廟一日見有壓宮城造屋者甚怒命考法典撤毁百尺內民間都人驚懼群臣多以為言且以詔使臨境不可撓請待他年 上怒甚方命亟令撤毁猶減尺數限以三十尺嚴督益甚民多號泣上同

舊例成均館每年節目試製儒生政府館閣堂上齊會據坐椅上諸生入庭行拜盧蘇齋為知館事始議曰拜下乃臣見君之禮也首善之地待儒生不可如是太慢今宜停儒生行揖

諸宰下椅立受以示優禮士子之意至今行之（行窓閑話）

我朝實錄平時內則春秋館外則忠州星州全州等處分藏而

壬辰後惟全州獲免移置于江華至癸年設局印出印累件

分藏于江華及妙香太白五臺其慮患之意深矣但 宣

廟即位以來至壬辰時政記蕩然無存俗禁野史亦無家藏

二十年間嘉言善政無考惜哉逢

國朝中葉時兩武臣依中朝例不許牽馬至今法司糾劾未一

兩月而罷我國禁令之不行例如此諺曰高麗公事三日者

信矣

平時儒生騎馬有禁故儒生穿履徒行今則著靴跨馬一似朝

官且平時雖長者著行纏穿直領衣今則少者皆著道袍去

行纏且舊有白衣禁亂士人無職者出入亦穿紅衣直領累

經　國恤仍着素衣今則紅直領絶無舉國皆衣素
闕内直宿將士以寅申巳亥日相替直宿而衛將則分東西南
北分四所前朝受命故有詩南北東西分四所寅申巳亥直
三宵

平時槐院在景福宮光化門内有藏書閣極高峻藏天朝誥勑
諸書滿三負開閉新官被揀者題名設宴謂之題名宴其自
本院爲翰臣者謂之西飛以槐院在東故也

監察乃古殿中侍御史之職故俗謂殿中若本府不坐之日則
城上所會諸殿中於某處分臺而罷謂之茶時言其啜茶而
罷也　祖宗朝臣僚有貪汚者諸殿中乗夜茶時於其家近
處數其罪惡書之白板掛於門上以荊棘塞其門牢封着署
而去其人遂廢錮於世此事之廢久矣

我國通政以上并給伴倘多小有差謂之伴人壬辰後軍額減縮親功功臣外廢而不給蓋前朝時滿月臺高陵宰臣年老者登陟為難故出入給扶我朝因之

國朝銀禁甚嚴平時天使接待亦用土物為禮而壬辰亂後防禁遂弛市井之民以銀為貨自後此弊濫觴天使劉冉西出來刮取累萬兩掃國內以去近則往來差官求索亦甚中朝人視我國為利窟後日之患有不可言並類說。以上皆係宣廟時

漢都景福宮光化門上有大鍾〻樓又有大鍾以鳴晨昏也皆神德王后貞陵在敦義門內陵傍有興天寺陵移寺廢而大鍾猶在為圓覺寺在都中寺廢而大鍾亦在焉　中廟朝金安老為相建議欲置兩鍾於東大門及南大門安老被罪鍾遂不懸委棄草莽者六十餘年矣萬曆壬辰夏倭寇陷都

城肆行焚蕩先化門之鍾〻令懸南大門鍾以鳴晨昏都人
聞鍾聲莫不悲且喜焉丁酉冬唐將楊鎬來京令移鍾于明
禮洞峴上 聽天襍錄

肅宗甲午令戶曹鑄銅斗斛頒于八路時斗斛無定制官用大
小各異倣華制鑄頒其制底濶口殺體小而高盖防濫捧高凸
之弊也 祖鑑

仁廟改玉之政諸勳臣意欲盡革舊事雖其不可廢者事在昏
朝則必欲改易乃已金相國尚容陳白曰人之勤於梳頭者
日或千梳或百梳而猶不能盡去垢膩夫以日千梳之勤不
得盡去一頭之垢則何能以一人之力一朝而盡革一國之
事乎為國之道視其太甚而更張之可矣 公私見聞

設都監行犒牌自丙寅正月初一日皆佩之一二品牙牌三品

以下角牌生進黃腸木牌此以上牌後面烙印品官儒生小
木牌軍民大木牌印前面印前者書年歲居住印後者只書
年榜宗室及文以紅塡字武青蔭黃雜白盜牌者無牌者斬
告者免役日月錄
丁丑以新舊武出身立藩陽擺發同上
英宗甲子冬續大典成各於首章有 御書其曰一心乃公爲官
擇人吏典均貢愛民戶典節用蓄力修舉五禮毋墜舊典禮典愛恤
武士以嚴直衛兵典大公欽栽勉守文法刑典勤於職位飭勵百
工工典
太祖開創肇基宏規弘謨凜凜乎三代而制作法度惟元續二
典在焉聖神相承恪遵舊章而古今民俗之有異法久弊生
不可以無變則隨時斟酌務合其意 世宗六典謄錄倣于

二典 世祖折衷六典著為經國大典 成廟續錄 中廟後續錄實羽翼大典而及我 肅考有輯錄通考之申條焉弛張損益雖若有殊而恤刑軫民則前聖後聖同一揆矣今我 殿下臨御二十載夙夜憂勤裒輯受教分彙合類以定一代之典取舍裁制一稟睿志名其書曰續大典其仁民愛物奉若 先王之政良法美度允符周官而况除壓烙减全徙德意藹然可以迓續景命云云 續大典序

英宗甲子秋續五禮儀成蓋以五 禮儀後典禮之續行者並編成如元五禮之制 上命[去]祔廟後歌謠山陵時木奴婢等節凡八卷

丁卯皇壇儀成初五禮時 上嫌煩廣命勿錄至是慮其散佚命編成二冊一入大內一置史庫一置壇所戊辰追享 高

皇帝　崇禎皇帝又續補皇壇儀
敕行時元給禮單此一行當別行書
上使銀子五百兩　白綿紬四同　白苧布一同十匹　白木
綿四同　豹皮十丈　鹿皮七丈　水獺皮三十丈　青黍
皮十五丈　大紙五十卷　小紙一百卷　順刀二柄　彩
花席二十丈　粧刀十柄　被褥一部　鞾韈一雙　鞍馬
一匹　空馬一匹　副使銀子四百兩　雜物上同○大通
官二各銀子一百兩　白木綿二同　小紙八十卷　白綿
紬四十匹　被褥一部一等○次通官二各銀子八十兩
白木綿八十匹　小紙八十卷　白綿紬二十六匹　被褥
一部二等○頭目各銀子四十兩　白綿紬二十匹　白木
綿一同　小紙六十卷　被褥一部三等

都求請例給　上副勅各大匣草四十匣　油別扇三十五柄
東醫寶鑑三秩　四幅袱六件　色扇三十柄　藥參一斤
牛黃一部○丸藥六十介　髢髮一丹　大韈五貼　大文
魚五尾　甘藿二十丹　倭牛皮五丈　倭蔞花十軸　螺
鈿烟竹五十介　有紋月乃六部　青黍三十丈　六油芚
六件　黃筆五十柄　真墨五同　中乾柿十五貼○大通
官二各白綿紙八塊　大匣草五十匣　雜彩花席二十丈
紫紬二十疋　藍紬二十疋　白學布二十疋　生紬木二
十疋　白細木二十疋　生細布二十疋　紫芝鄉織一疋
藍鄉織　長釼一柄　烟竹百介　黃筆五十柄　真墨五
同　扇百柄　鹿皮五丈　倭牛皮十丈　倭蔞花十軸
青黍皮五十丈　月乃六部　醫鑑二秩　大文魚五尾

全鰒十貼 白大口十尾 甘藿三十丹 四幅袱六件
紅蛤二斗 乾柿十五貼 乾薑二斗 三尺帒二件 六
油芚十件 藥參一斤 牛黃一部 九藥百介 水獺皮
八十令 豹皮一百令○次通二小減

倭館一年畫給

米二千六百六十九石 太六千八百十九石 同差倭出來
之數多則米太數百餘石加給○倭人禮單○特送第一船
二船三船別幅禮單各人參二斤 豹皮三丈○一船藥參
三斤 鹿皮三丈 紬三疋 苧五疋 布五疋 木十疋
筆三十柄○二船正官各一人各人參三斤 筆十柄○三
船々主各二人各人參十兩 筆五柄 二船押物各三人
各筆五柄

副特送別幅禮單同上　歲遣第一人別幅單禮同上　受圖
書萬松院別幅禮單同上　以酊菴船別幅禮單同上 小減
受圖書平義真別幅禮單同上 小減

仁德

太宗朝有馴象放于順天獐島監司馳啓曰象常在草中不食
水草逢人墮淚而啼　上憐之命押而養之嗚呼不貴遠物
仁愛及物之意可謂兩至視麗朝之五十槖駝同日餓死者
如何哉 東閣雜記

世宗嘗患渴疾代言等啓醫云白雄鷄黃雌雞羊肉皆能止渴
請令逐日供進　上曰吾豈爲自奉以殘物命況羊非本國
之所産乎竟不許 寶鑑

成廟朝以司畜署畜料多費命量減畜口戶曹請將猪三百餘

口付司宰監而腊之 上曰三百餘口何忍一時宰殺其令
賜宗臣宰相等 國朝典謨
中宗甲申傳曰予以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迫於群情辭不獲已
以至於此然前王一則君臣一則兄弟情之親切自由其衷
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進人馱送 震事奇聞
仁祖戊辰歲甚寒 上曰凡干御供之物幾盡減損而時未減
者貂裘也西民凍死之時身著輕裘心甚不安今年勿為進
以其價本下送兩西分給赤脫之民 祖鑑
孝宗入瀋清國以其所獲金珠錦繡分遺而 上辭不受願以
我國俘虜代之清人義而許之 上同
孝廟朝養稚熊經年難制諸內侍請殺之 上將從之 顯廟
在東宮進曰熊雖害人物而姑無受其禍者若慮未然之事

而先殺之恐非仁人之心也宜放諸深山也 上大喜曰甯
之臨御必無以猜疑見殺者爲甯臣子可謂有福矣即命放
之其後 顯廟君臨十五載無一誅死者公私見聞
顯廟二三歲時言動有度一無矯飾自濟東還謁 仁祖應對
如成人 上問堯舜桀紂時方讀史略歷擧其文以證其所
以爲聖暴 上奇愛之有貢豹皮者品下將却之 王曰一
豹之捕傷人必多宜命勿却嘗出寓閭家侍者呵禁隣人高
聲者 王止之曰人在其家安得無聲不可使之苦也所養
雀雛死命瘞之內局取牛酪犢悲鳴 王聞而憐之不進其
酪久在違豫藥院進江鴨 王曰禮記月令毋覆巢毋取麛
卵古人生育之意也當此春和萬物生育之時不忍傷害治
病自有他道何必取此勿爲復進也其仁愛之德如此祖鑑

顯廟朝內侍金以性以善射聞嘗於禁苑射野鶯折其一脚而
飛去然且捿止不離禁苑 上出見鶯跉蹄形狀可矜天顏
不怡者久每見輒然公私見聞
肅廟癸巳命內八生牛黃肉局未即覓進至許私屠朔於必得
牛死者不啻數百校理洪禹瑞上書諫之傳于政院曰因御
藥生牛黃之難得公私屠宰至於數百頭之多雖是畜物心
用惻隱懸坊屠宰限五日姑停又於甲午 上體用浮氣連
進野鴨 上命止之寶鑑

聖學 附經筵

太祖誕生于永興私第隆準龍顏奇偉絶倫天性仁厚敦睦九
族與庶兄天桂庶弟和友善事和母甚謹進見拜跪于階下
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投戈之隙引名儒論經史夜半不寐以

家無業儒令 太宗就學 太宗孜孜讀書辛耦時登第及
拜直提學 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再三辛耦庚戌 太
祖大破倭賊于雲峰斬阿只拔都凱旋韓山君李穡左尹金
九容祭酒權近作詩賀之海東野言
太祖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每引名儒商確經史嘗以家門未有
業伎為嫌令 太宗就學讀書不倦 太祖嘗曰成吾志者
汝也 神德王后每聞讀書聲歎曰何不為我出乎祖鑑
世宗始封忠寧大君好讀不倦有疾猶不廢讀於書無不讀一
經耳目終身不忘研精性理博通古今同上
世宗二十年御經筵 上曰予於經史無不周覽今老不能記
不須讀書然且不輟者只為披閱之間所得頗多耳同上
世宗末年不豫不親萬機 文廟代決機務聖學高明文章華

美筆法神妙及即位宵旰圖治逐日視事 經筵論對等事不少停廢龍飛雜記

世宗置集賢殿選文士十八人充之朝夕論思 文廟亦沈潛不解月明人靜或手携一卷步至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八直夜不敢解帶一日夜脫衣欲卧忽聞戶外履聲呼謹甫而至驚惶顚倒而拜聖學之謹好士之篤誠千古罕有龍泉談寂記

文宗於書史之工性理之學莫不精研至於曆筭聲韵皆極其精大病後群臣請止看書以休目力 王曰欲止而不能自已焉祖鑒

世祖性篤學經史一覽不忘以至曆筭音律醫卜之類靡不精研遇有施措觸處洞照上同

德宗樂學不倦爲世子時至璿衡註其制度有難以文義解者即與書筵官登簡儀臺視渾天儀反覆叅證無所礙滯 世祖嘗以兵陣家業也不可不知親受黃石公書 王曰就高明 上同

成宗設弘文館於殿側選文學才行之士十七員更日直宿侍講經史規諷道義又採前世明君暗主善惡事跡圖畫爲屛命詞臣作詩書其上觀省觀戒嘗引儒臣入内殿講庸學至夜分諸臣請退 上曰古人有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今日得聞所未聞殊不爲倦勿退 上同

文成兩聖精於楷法 文廟遒勁生動 成廟嫵媚端重 文廟深奪晋人奧處 成廟輿得松雪規度只有石刻數本傳世 言生行錄

成廟篤志於學三時講書乘夜又引入直玉堂之士與之講論講畢賜酒從容問古今治亂民間利病便服相對只張一燭至夜分大醉而出賜御前燭送歸海東野言

中宗下素屛于弘文舘書歷代帝王爲治之道以備觀省寶鑑

中廟御思政殿見元子讀書即仁宗方五歲輔養官南袞趙光祖及承旨史官入侍元子絳紗直領玉帶黑靴子端拱對案嶷然如成人讀小學如流訓詁分析聲音仁厚史官等竊見天顔喜容不裁

仁宗早好誠正之學雖盛暑体倦端坐竟日未嘗跛倚尤好大學衍義近思錄自警編寢閤常設孝子圖耕織圖或言屛手書箴警之言于窓壁盃盂几硯亦皆有銘祖鑑

宣祖元年李滉上劄進聖學十圖一太極圖二西銘圖三小學

圖四大學圖五白鹿洞規圖六心統性情圖七仁說圖八心學圖九敬齋箴圖十夙興夜寐箴圖 上以為甚切於學問命作屛帖觀省(同上)

宣廟之初留心學問日御經筵褒贈四賢尊禮名儒李退溪進聖學十圖盧蘇齋進夙興夜寐箴解李栗谷進聖學輯要特加稱賞并令刊布是故一時向方之士彬彬輩出庶幾濂洛之風不數十年世道漸降(芝峰)

宣廟講論經傳出入淵微一室焚香左右圖書幽獨之地不設惰容諸子百家醫藥雜書無不貫穿晚而好易雖在搶攘不輟講讀嘗曰讀繫辭不覺手舞足蹈(祖鑑)

仁祖日開經筵討論忘倦藥房以伏熱請停筵 王曰學問之道當惜寸陰不許又以聖學圖皇極圖無逸篇作屛置左右

又圖覆舟於壁上以寓常目戒懼上同

申昇貞淑翁主之子也其妻李氏嘗隨其姑入覲大內出而語人曰誰謂南面王樂乎曉起讀書旋又視膳問寢於東朝々晝省奏御文字夕又讀書至夜深其疏々自苦若此不及於窮措大無所營為安居自便者遠矣公私見聞

孝宗嘗大書當惜分陰對越上帝八字粘于壁作齋曰敬義閤曰養心皆自警也嘗曰心術隱微處最可深察予每有及民之事不無使民德我之意是知無所為而為者真聖學之要也祖鑑

孝廟謂贊善宋浚吉曰予之氣質未免偏駁雖日講心經而心之病處未能決袪舉措之間多有過失必有法家拂士在於左右然後庶幾小過予之必欲留贊善者此也

孝廟甫成童講尚書如朞三百璿璣律呂之法通解如破竹上同

顯廟留神問學令講官書八人心道心說以備觀省嘗有眼患而對燭者書臣僚有言 王曰冬夜甚長予且無寐不得不看書耳令玉堂寫四書五經大其字以觀焉上同

經筵

世宗勵精文治高出百王歲庚申始置集賢殿選文士二十人充之十人帶經筵十人帶書筵專任文翰討論古今朝夕論思文章之士彬彬輩出如鄭領相麟趾申高靈叔舟李左相思哲鄭領相昌孫李領院季甸安領院止金判書銚金叅判墩金判樞鈎金直學汶金判樞末徐叅贊居正朴叅贊仲孫崔領相恒金判書淡李判樞石亨尹議政子雲魚判樞孝瞻盧叅判叔同梁判書誠之成判書任李判書克堪李府尹鳴謙

金判書禮蒙盧領府思愼韓西平繼禧洪贊成應李叅贊承
召李叅判坡李判書芮趙府尹瑾姜叅判楗姜府尹希顔姜
判書希孟崔府尹善復又如朴仲林朴彭年成三問李塏河
緯地柳誠源一時顯隆皆名士也 筆苑
世宗謂近臣曰予在縗絰之中久未御經筵若後世幼主視以
為法卽位終三年喪不讀書豈小故哉遂開經筵
成廟依集賢殿復設弘文館又以本官兼經筵每賜宣醞多賜
奴婢以備役使又令皂隷皆帶金牌又令作堂于龍山江上
館令番讀書又於上巳中秋重陽佳節倚游郊外仍賜酒樂
其寵榮至矣而有文名者不及 世宗朝之盛也 慵齋叢話
成廟朝直提學閔熙入經筵吏誤標冊子披視之文義適難險
就前俯伏曰臣本無學術濫叨非分書多未解質於同僚今

此冊面不能解義 上入內殿曰其言直予甚嘉之時通政[陞前言往行錄]

中廟臨筵必命世子執坐御床東畔一日筵官講論文義

上問某語出於何處而其義云何左右寂然不能對 上顧

世子曰知之乎起而對曰出於某書其義如此如此左右無

不拜賀 上再三回顧悅豫之色溢於天顏[寄齋雜記]

仁宗在東宮時開書筵講官開卷進讀玉色忽慘沮徐命宦官

曰讀止起而入內少頃復出曰有蜂入袖螫之才已去之矣

冲齡聖德如此[公私見聞]

宣廟初即位頻御經筵下明甚詳講官學未博者多憚於入侍

朴淳語人曰瞻上玉容真英明之主卒哭前御經筵只臨文

讀之無質問之語群臣頗疑闕略卒哭後反覆下難出入意

表是行倚廬不敢言之禮也群下不解上意耳 日月錄

孝廟初即位山陵禮畢後始御經筵講中庸序至篇末諱朱子名亦令講官諱之自此類會思孟程朱並諱其名 誌狀

見睫錄卷之一終